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原住民媒介之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88-2412-H-032-002

NSC89-2412-H-032-002

執行期間：87 年 8 月 1 日至 89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王嵩音

研究助理：鄧亦芬

執行單位：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

中華民國 89 年 7 月 31 日

目錄

目錄	i
表目錄	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原住民媒體目前之狀況	2
第三節 理論基礎與文獻	5
第四節 研究架構	8
第五節 研究問題	9
第二章 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節目產製與內容分析	10
第一節 前言	10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方法	11
第三節 「原住民新聞雜誌」產製歷程	11
第四節 「原住民新聞雜誌」內容之分析	17
第五節 結論	19
第三章 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節目之觀眾分析	24
第一節 前言	24
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研究問題	24
第三節 研究方法	28
第四節 資料分析與解釋	29
第五節 結論	45
第四章 南島時報之經營分析	48
第一章 創報理念與宗旨	48
第二章 林明德社長訪問記錄	51
第三章 林思廷訪問記錄	57
第五章 南島時報之語藝分析	61
第一章 前言	61
第二章 研究方法	61
第三章 幻想主題分析	66
第四節 語藝視野的建構	69
第五節 結論	70
參考書目	72

表目錄

表一 原住民新聞雜誌「一週新聞掃瞄」報導主題分佈情形	22
表二 原住民新聞雜誌「一週新聞掃瞄」提及族群次數分佈情形	23
表三原住民觀眾希望多探討之議題分佈情況	4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政府解除戒嚴，開放報禁以來，、隨著國內政治民主化與自由化的發展，傳播事業已呈現百家爭鳴、萬家齊放嶄新局面。在此新聞廣電媒體日益開放，意見與言論愈趨活潑多元的時代，人們愈益了解媒體在告知、傳達及監督政府功能之重要性；同時也了解如何善加利用媒體，爭取自己的權益與福利。

長期以來，台灣原住民在主流媒體中是沒有聲音，或被賦予刻板印象的族群。而有關於原住民與媒體的學術性研究亦極為缺乏。筆者於八十六年度受國科會委託，有系統地分析原住民在大眾媒體中的形象以及原住民議題之媒體再現。分析對象包括了國內報紙媒體自民國五十八年（追溯最早）以來所有的原住民新聞，以及三家無線電視台自民國六十年以來所有的原住民相關新聞和專題報導。目前已接近完成階段。從分析資料蒐集的過程中已可觀察到，主流媒體是非常漠視這個弱勢族群，而原住民的媒體形象多是片面、扭曲和不真實的。

面對大眾媒體掌控於優勢族群手中之處境，少數族群可以藉由三種途徑尋求改進：

- (1)加入媒體製作的陣容，增加媒體中少數族群的專業人員
- (2)發展並維持原住民自己所擁有的媒體
- (3)運用社會運動力量影響媒體處理少數族群之議題和內容

因此，除了要求主流媒介傳達原住民正確的形象，社會也應該提供管道讓原住民能獲得媒介的接近使用權。使其透過媒體保存語言、文化，並強化族群認同以及促進族群間的相互了解。的確「擁有媒介，就是擁有族群關係的解釋權。」（孔文吉，民八三）原住民必須要有自己的傳播媒介，助其對內凝聚族群共識與認同，對外表達自己的觀點並消弭誤解。九三「國際原住民年」活動明列的目標宗旨中，也希望能「計畫性地透過...媒體報導，提出有關

原住民的處境及威脅原住民生存的情況，藉此激發大眾的覺醒」。目前的當急要務便是培養足夠的原住民影視媒體工作者，由原住民自己去拍攝及報導自己的題材，以掌握解釋自己民族歷史的權利。(李道明，民八三) 因此，談到少數民族與傳播媒介的關係，不只要談少數民族對於大眾媒體的接近使用權，更需談到少數民族創辦和經營傳播媒體的層面。

筆者思考能否將對於原住民事務的關切，從純學術的領域拓展到能夠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一方面，衷心期盼有關原住民的媒體形象研究結果能提醒大眾媒體重視原住民議題，而且留意在報導時可能產生之歧視與偏見。另一方面欲在第一階段研究的完成之後，進行有關原住民傳播權益問題的探索研究。但求其真正對於原住民社會有所幫助。

筆者去年度曾提出一二年之計劃案研究原住民媒體。然審查結果建議因計畫設計太龐大，恐無法於兩年時間內完成。今次修正後欲將研究計畫規劃得更完整，並以更長時間去進行，以期達成建立台灣原住民媒體之概念以及重要資料與文獻。文獻中從來沒有原住民媒體的相關研究與著作。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全面性深入地探討與分析「原住民媒介」。所謂原住民媒介，意指由原住民自己經營的媒體或自己製作的節目。本研究將從原住民媒體經營與產製過程、媒體工作者本身、媒體內容、媒體閱聽人等四個方面分別做詳細之探討。最後綜合研究結果分析原住民媒介之功能與問題。冀望此研究能對於原住民傳播權之掌握更有助益。

第二節 原住民媒體目前之概況

一、報紙、雜誌

原住民新聞刊物在解嚴之前即已出現，如「台灣省山地建設協會」所屬之「山地文化」於 1979 年創刊，一度停刊後於 1986 年復刊，又於 1990 年停刊。「蘭嶼雙週刊」於 1979 年成立。該刊物主要服務對象為蘭嶼達悟族，曾於 1989 年停刊一整年，但至今仍定期出刊。至於「高山青」係第一份以原住民大專生為主的地

下型校園刊物，只在於喚起原住民自覺意識，並提倡民族自救運動。(Kung, 1997)

「高山青」於 1983 年創刊，共出 7 期，於 1987 年停刊。

解嚴之後，有更多數之原住民知識精英投入媒體行列。較受矚目的有「原報」、「獵人文化」、「山海文化雙月刊」以及「南島時報」。

以尋回台灣歷史面貌、重建原住民尊嚴及支持多元文化自許的「原報」於 1989 年創刊。期報導內容涵蓋甚廣，而言論走向則是以提倡原住民運動為主，可歸類為典型的原運刊物。然因其「部落主義」之主張不受普遍支持於，1995 年消聲匿跡。(Kung, 1997)「獵人文化」與「原報」相同的特色是沒有廣告且為黑白印刷的小型刊物。與「原報」不同的是，「獵人文化」旨在記錄及保存原住民歷史，而非一運動型刊物。經過兩年的慘澹經營「獵人文化」於發行十八期之後，在 1992 年停刊。

相對於「原報」與「獵人文化」，「山海文化雙月刊」係一綜合性的文化刊物，於 1993 年成立。該刊試圖為原住民構築一個文化的累積與文學的舞台，後職員住民文學才華資源，鞏固原住民「文化的存在」。由於創刊宗旨不同，內容較富學術性，有招致缺乏「基進性」的批評。迄今為止，「山海文化雙月刊」已出刊 16 期，然發行次數及頻率變得不穩定，主要仍是經費的問題。

兩年多前成立的「南島時報」可說是原住民新聞界的一大盛事。該刊以週刊方式，提供原住民社會當今最新的時事與動態。期內容係以全方位、多面性的角度，報導原住民社會的種種新聞，由以報導原住民政治新聞見長。因此在原住民政治界與教育界甚具影響力。(Kung, 1997)

綜合而言，目前「獵人文化」與「原報」已經停刊。「山海」則是處於一種待發的局面，僅剩「南島時報」一枝獨秀。所以除了「南島時報」，其他原住民報紙與雜誌大多岌岌可危。

二、廣播、電視

我國的廣播政策自 1960 年代以後，因強調「國語優先」政策，沒有任何原住民語言電台。後國防部因應國防需要，於 1984 年在所屬之山區復興廣播電台，

開闢「青山翠嶺」節目，聘請原住民集廣播人員，進行山地語廣播，報導地方新聞並進行政令宣導。近年來，兩岸緊張情勢趨緩，加之國內廣電媒體言論空間日益開放，國防部乃於 1986 年裁撤了十個山地復興台。自 1992 年政府開放廣電媒體頻道以來，全國共有二百家電台左右，其中只有蘭嶼的「蘭嶼之聲」與花蓮的「太魯閣電台」是以服務原住民為主。其他則以開闢時段及節目方式，供原住民廣播支用，因此原住民廣播可說少得不成比例。（張錦華，民 85；劉幼琍，民 85）

學者進一步指出，以民國八十四年全台灣的廣播節目播出總量比例來看，原住民節目所佔的比例僅為 0.44%，即使在原住民較為集中的花東地區，其廣播節目也只有 1.9% 為原住民語播出。因此目前原住民的廣播資源欠缺，少得與其人口比例不成比例。

在無線及有線電視媒體方面，雖然可以在螢幕上看到原住民新聞，或者是以專輯方式製作的原住民文化節目（例如廣電基金製播的山地文化系列節目）。但是這些節目大多是附加在主流媒體的市場價值呈現的。很難在電視媒體系統中，看到真正屬於原住民籌劃、製作、播出，且以原住民真正需求與利益為本位的新聞與文化節目。（Kung, 1997）

近年來由於台灣之媒體生態受到新興媒體之衝擊，產生了些結構上之變化。「分眾化（demassification）成為未來趨勢。為了能加強保障社會上各個階層、種族在媒體上之發言權以及媒體接近權。最近社會興起增進原住民傳播權利，協助其自辦屬於自己之媒體的呼聲。公共電視於民國 1994 年起甄選原住民學員。並於 1995 年試播十九集「原住民新聞雜誌」，1996 年續播三十八集「專題報導」節目。節目的呈現以一周為一個單元，依序有：平埔鄉情、生態保育、受難告白、教育文藝、傳統祭儀、行政探討、日本愛努族初探等。此乃原住民接近強勢媒體——電視的起步。

目前「原住民新聞雜誌」工作人員總共有十人，成員有七男三女。據了解，預定今年正式開播之「原住民新聞雜誌」計畫將以每集 60 分鐘的方式呈現，擬

會因統治者的「生命共同體」口號所強調的「族群融合」正好與多元性、主體性的世界思潮背道而馳。原住民學者夷將拔路兒便曾提出對於「族群融合」的看法，「大家呼籲『族群融合』，其實這是落伍的觀念，一九八〇以後，國際上已不主張『融合』而強調『多元』，因為『融合』實際上是『同化』的同義詞，所以應主張『族群和諧』，彼此尊重各族群的文化，各族群和諧相處。」（夷將拔路兒，民八四）原住民原本在人數與地位上相對其他族群（福佬、客家、外省）已屬弱勢。任何打算把台灣的族族群零碎化的企圖，都可能在現實上幫助漢人掩飾對原住民的政治與文化的宰制，及經濟的剝削。

以台灣原住民的文化而言，「九族語言、文化的殊異，原住民在整個台灣社會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尤其各族沒有文字，文化歷史經驗無法有效傳遞；這些都是原住民易於被人遺忘的原因。」（孫大川，民八十）又根據學者的研究，原住民三代之間的語言從祖父母到父母，已流失 15%，從父母到孫子輩，又流失 31%。即使他們將來都是族內通婚，下一代會族群語言的也銳減到 47.6%，如果以維持母語臨界人口 75%來比較，已可宣告原住民語言走向衰亡之路。（黃宣範，民八二）可知目前原住民的文化遺產及知識體系，正加速崩解，瀕臨消逝。而媒介正是族群傳遞文化、資訊及族群認同及整合的重要工具。

多文化主義反映在媒體的政策上則是，保障社會中不同社群、階層或族群的媒介擁有權以及接近使用權。少數族群由於缺乏政治和經濟資源，若依據平等競爭的原則根本很難爭取其傳播權益。因此必須「從文從文化多元主義觀點，提出特定的政策優惠實行雙重的權利體系和維護社會參與平等，」（張錦華，民八五）才能保障原住民的傳播權益。如美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等較重視原住民傳播權益的西方國家均有一些媒體政策與規劃值得借鏡。本研究會蒐集相關資料作為參考。

事實上，大眾傳播媒介在科技的推波逐瀾之下，已從八〇年代之前的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演變至後九〇年代的「階層傳播」(class communication) (Wilson & Gutierrez, 1995)。以美國為例，強調大眾品味的大型綜合日報以

將節目區分為六個單元：一週新聞掃描、童言童語、專題報導、人物專訪、祖先的話、活動預告。

謝偉姝（謝偉姝，民八五）曾分析公視原住民新聞記者在追尋原住民觀點與呈現新聞報導時，所經歷的辨證過程。論文發現當原住民媒介試圖去挑戰主零媒體的消音與扭曲，建構他們自己的主體性時，確保和族群抗爭免被漢人定義的命運；但同時，原住民媒介因其族群處境，將很難在爭取族群權益與傳統新聞專業意理中求取平衡。

第三節 理論基礎與文獻

在深入探討原住民媒體之前，要從幾個重要的概念著手。首先是多文化主義的觀點。它是近代族群衝突與新興社會運動的抗爭中逐漸受到重視。進而成為研究新世界形成的主要趨勢。加拿大、澳洲等多族群國家已明訂多文化主義為國家發展政策，並落實在法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媒體等各層面的政策與作法，並且減少族群之間的激烈衝突具有具體成效。因此，多文化主義可以說不但有理論發展意義，也具有政策規劃與實踐的貢獻。（張錦華，民 86）其次，研究原住民媒體勢必分析其內容及文本意涵。既然原住民媒體的存在意義主要是為了與主流媒體抗衡。因此原住民媒體的反霸權論述將成為分析之焦點。最後，本研究欲從大眾傳播研究領域的各個環節去檢視原住民媒介：媒介環境、媒介組織、傳播者、媒介內容、閱聽人等。

一、多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與階層傳播（class communication）

多文化主義強調的是肯定一個社會中各種不同的社群在文化、語言、傳統、信仰等各方面的差異並應加以維護。過去在多種族的國度裡為了社會整合，強調的是「融合」。但是融合的結果是使得少數族群的文化、語言不敵優勢文化，因而逐漸消失。事實上，少數社群參與主流社會的代價不應是被文化融合，忘卻自身的語言、文化。多文化主義重視群體特質，可促使弱勢社群認同自己的文化，更可進一步減少強勢族群與弱勢族群的對立，增進相互了解以建立和諧共存的多元社會。（Young, 1990；Wilson & Gutierrez, 1995；Taylor, 1994）諷刺的是台灣社

及主流無線電視台均因面臨讀者、觀眾日漸流失的情形，而安排吸引不同年齡、膚色、種族、性別層級的內容。在報紙部份出現了非英語的版面。有線電視則因其更精緻的市場區隔強化競爭力。整個媒體拼圖因社會多元、少數種族施壓以及實際市場需求更顯多元。過去大眾媒介的底線建立在共同興趣的基礎上而具整合之功能。現今的媒體角色已轉變成肯認差異，強調不同的社會次元文化的發展。

瑞根斯（Riggins, 1992）編著的"*Ethnic Minority Media-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一書中，針對各國的原住民媒介概況與困境做了一番介紹。先進國家（如美國）可運用衛星等高科技在阿拉斯加建立原住民頻道。但是其經驗顯示傳播科技是以工具理性為主導，原住民文化自主性反而受限。因此成果並不樂觀。至於在原住民報紙的部份，加拿大聯邦政府自七〇年代以來便設有「原住民傳播補助方案」，提供加國原住民報紙和廣播電台相當大的資助。但自從 1990 年刪除後，這些媒體則面臨生存的困境。國外的實例均可提供給國內以作為借鏡。

二、霸權論述

從文化霸權的觀點來看原住民與傳播媒介的關係，正驗證了國家機器的霸權對原住民文化的微妙操控。文化霸權的要義是國家的形成及社會秩序的維繫，只主要並不是靠執政者高壓性統治，而是基於統治者透過各種民的文化、教育、傳播等意識型態制度及活動，塑造共識、及文化意義的領導權。因此，媒體的領域成為各社會全力團體爭取「意義解釋權」的意識型態戰場。（張錦華，民八三）由於統治者擁有又是的社會經濟全力資源，媒體也傾向於塑造有利於優勢權力結構的共識及價值體系。種族歧視明列於文化霸權批判之目標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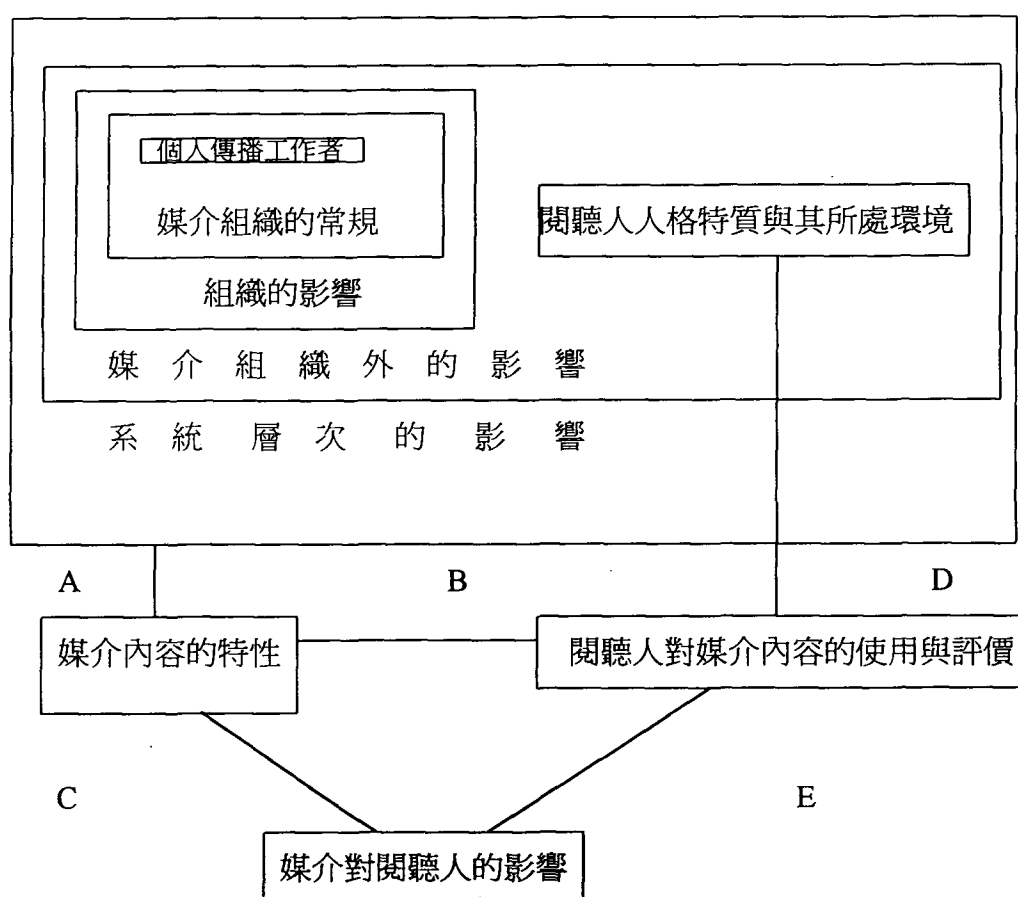
霸權文化使得弱勢文化團體將劣等文化的不正常心理內在化，以至於無法承認自己的文化是有價值的，並不能立刻加以平反，或刻意用文化平等的邏輯，加強本質化的族群想像及其排斥性。（廖炳惠，民八三）在此種情況之下，原住民若要重振族群意識以及文化認同，必須要連結制度化的下層結構表達，也就是媒介。

孔文吉(孔文吉,民八三)認為原住民媒介的主要角色應該是建構原住民「反論述」(counter-discourse),是批判主流媒介傳達的霸權論述,也就是批判漢族中心主義及「文化霸權」,批判他們生產和複製的意識型態及宰制關係。建構原住民媒介的反論述解構漢族媒介的霸權論述及族群宰制才有可能。依據如此之角色與功能,原住民媒體在實際的運作上是否能反映其反論述的本質?頗值得探討。

第四節 研究架構

關於大眾傳播研究的範疇,休梅克和瑞斯(Shoemaker & Reese, 1991)在整理諸多文獻後,提出看法如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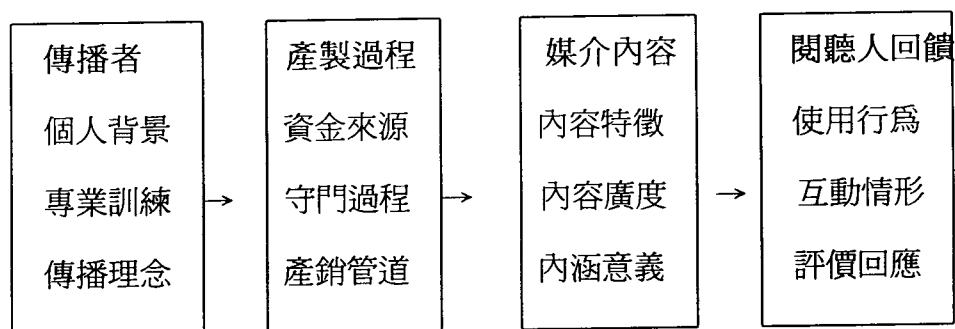
圖 1 大眾傳播研究領域圖



在圖 1 中 A 至 E 均可單獨自成一個研究領域,亦可相互連結產生另外的研究範疇。本研究參酌上述領域圖提出之研究架構如下圖所示,針對原住民媒介分

為四個部份進行分析研究。首先從傳播者的角度分析，原住民新聞或文化工作者的背景以及專業訓練為何？他們對於自己的角色認知以及傳播理念為何？在爭取族群權益和專業意理之間如何平衡？其次從媒介的產製過程觀察。原住民媒介是如何產生？其資金來源，守門過程，以及產銷管道為何？在內容部份，本研究將收集原住民的報刊媒體以及影視作品進行質與量的內容分析。一方面檢視原住民媒介內容的特徵以及廣度，另一方面分析其內涵，探討「原住民觀點」之呈現。最後，從媒介閱聽人的角度觀察原住民對於原住民媒介的使用與滿足情形，及其觀點與評價。綜合以上的分析，本研究將探討原住民媒介之角色與功能及其問題或困境。

原住民媒介



第五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為：

- (一) 原住民媒體工作者之背景、訓練以及傳播理念為何？
- (二) 原住民媒體的經營狀況以及產製過程為何？
- (三) 原住民媒體的內容為何？「原住民觀點」之報導和記錄是如何呈現？內涵為何？本研究將綜合原住民平面媒體以及影視媒體的分析。
- (四) 原住民媒體與原住民社區互動的情形為何？原住民對於原住民媒體的使用與回饋為何？
- (五) 原住民媒體所面臨的問題為何？有何因應解決之道？

第二章 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節目產製與內容分析

第一節 前言

近年來由於台灣之媒體生態受到新興媒體之衝擊，產生了些結構上之變化。「分眾化（demassification）成爲未來趨勢。爲了能加強保障社會上各個階層、種族在媒體上之發言權以及媒體接近權。最近社會興起增進原住民傳播權利，協助其自辦屬於自己之媒體的呼聲。電視媒體在現代社會是強勢媒體，其所發揮的傳播功能及對於社會產生之影響舉足輕重。因此本研究將分析重點放在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節目上，檢視其製播過程及內容，並對原住民製播人員進行訪談，藉以了解這個臺灣原住民媒介的運作。

1980 年，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於中小學教師自強愛國座談會提出建立公共電視台的構想。他表示「應在目前三家電視台之外，再成立一家公共電視台，負責製作沒有廣告的社會教育節目，以配合國家政策與教育的需要。」這是台灣「公共電視」制度的起源。

爲彌補商業電視之不足，維護國民知的權利，並爲服務弱勢族群，公共電視再經過多年來社會各界的爭議與辯論，於 1997 年六月「公共電視法」公布後，公共電視台之設立乃有正式法律依據。

「公共電視法」第 11 條明示公共電視經營原則「應保障弱勢團體之權益」並「保持多元性、客觀性、公平性及兼顧族群之均衡性」。因此，公共電視台籌備委員會，基於服務弱勢族群理念並回應原住民傳播需要，於 1994 年辦理爲期兩個月的「原住民記者培訓班」，並甄選 11 名公視原住民記者。隔年，公視原住民記者經過三個月的實際採訪，於公視新聞組攝影棚內，錄製了兩集國內第一個由原住民記者自行企劃、採訪、攝影與剪輯的節目－「原住民新聞雜誌」。在公視試播期間，「原住民新聞雜誌」一共播出 19 集有關原住民的專題報導節目。996 年續播三十八集「專題報導」節目。節目的呈現以一周爲一個單元，依序有：平

埔鄉情、生態保育、受難告白、教育文藝、傳統祭儀、行政探討、日本愛努族初探等。此乃原住民接近強勢媒體－電視的起步。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方法

在此所提出之問題有以下四個：

1. 「原住民新聞雜誌」記者之背景、訓練以及傳播理念為何？
2. 「原住民新聞雜誌」產製過程為何？
3. 「原住民新聞雜誌」的內容為何？能否反映反霸權論述的本質？
4. 「原住民新聞雜誌」的製作面臨何種問題？

本研究使用兩種方法進行分析。針對記者以及產製的過程的分析是以深度訪談的方法蒐集資料。訪談的內容包括其背景、訓練、專業理念、心得、期望、困難等。訪談對象以「原住民新聞雜誌」製作人以及資深記者為主。而針對內容的分析則使用量化內容分析法進行分析，並輔以質化的解釋。

第三節 「原住民新聞雜誌」記者和製作過程之分析

一、「原住民新聞雜誌」產製歷程

根據「原住民新聞雜誌」的資深記者兼製作人丹耐夫•

住民節目產生之過程，是由原住民社運人士力促立法院召開公聽會，要求公視籌委會承諾設置原住民節目。

我跟隨華加志先生進入立法院作助理的工作，從 79 年到 84 年。在這當中我參與推動公共電視法草案的工作，因為其中有對於原住民節目的規畫。所以說目前公共電視的原住民新聞雜誌我或多或少也扮演了一個催生的角色，因為我和當時參與規畫的一些人如李道明老師、孫大川先生、瓦利斯•諾幹等等都是好朋友，所以我便要求立法委員開公聽會，讓當時的籌委會承諾一定會有原住民節目的設置，後來他們也允諾會有一個原住民的新聞性節目的規畫。

不過這些原住民記者原先在公視是屬於編制外人員，經他們極力爭取才成為編制內原員工。

進入公視後我發現一些情形和我原本想像的不太一樣，公視這邊原本只想把我們這批原住民記者當作是編制外的人員，是在部落中做錄影工作的人。也就是說，原住民新聞雜誌這個節目公共電視自己有製作人執行製作等等，我們只是負責在部落中的拍攝工作而已。拍好之後，把帶子給他們，由台北的人來做剪輯。所以實際上我們只和製作人有關連，和公視本身是沒有關係的，那當然也就沒有工作的保障，因為公視並沒有與我們簽訂契約，我們的薪資也是按件計酬的。.... 我們當然就要為我們自己爭取自身的權益了。所以我們進行了一些抗爭的行動.... 我們就草擬了契約，也聯絡了幾位立法委員，後來是幾位立委像蔡中涵、瓦歷斯·貝林等等召開了協調會，那時籌委會還是不肯將我們納入編制，因為他們說我們並不是經由正式的管道進入公視的，要進入公視，必須經由另一種管道才行。那我便反駁說我們是公視登報招考進來的，是公開的，考完之後又經過了三個月的訓練。什麼？會比這樣還要嚴格嗎？一百多人報考，初選剩下 60 個，再到複選剩 24 個，然後正式錄取 10 個人，若是這樣還不算正式管道，那所謂的正式管道又是新聞局的人聽是這樣的情形，當時的人事室主任便認為公視沒有理由不將我們納入編制，於是在 85（1996）年 1 月我們正式成為編制內的員工。—丹耐夫·景若

目前，「原住民新聞雜誌」工作人員總共有十位（一人已退出），成員有七男三女，包括：泰雅族（2 人）；排灣族（1 人）；卑南族（1 人）；葛瑪蘭族（1 人）；阿美族（1 人）；達悟族（1 人）；賽德客族（1 人）；及布農族（1 人）。

二、原住民記者的背景與專業

這些原住民記者原先多非科班出生，跟據「原住民新聞雜誌」製作人王亞維先生（漢人）所言：

這批記者來自四面八方，他們沒有一個是從我們所謂的科班出來的，也極少數具有大學學歷，基本上都是專科左右的學歷而已。之前的工作有的人是卡車司機，有人是電台節目主持人，有剛退伍的軍人，也有從事民運運動者，或是作家等等。

如此之背景有優點也有缺點。

他們的弱點就在於可能他們在整個對新聞的掌握上並不能很完全，而有一些鬆散的情形出現。但是更好的是，沒有學院教育的背景，反而使他們有更大的空間，所表達出的觀點也是鮮明而獨特的。最重要的是，一般我們學新聞出身的人，對於新聞事件，就僅僅將其當成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情來報導罷了。他們則不然，每一個新聞他們幾乎都有切身之痛，所以作起報導來也是發於肺腑、出於內心的，具有很深情的眼光，這是和一般新聞工作者最不相同的地方。

而他們參予培訓的動機則是因：

在此之前我學的是電機科，可以說和媒體沒有什麼關聯，而之所以會加入這個培訓，是因為我認為，多一個原住民的媒體，以及可以從事與原住民有關的影像工作，世是滿有意義的一件事。－馬紹·阿紀

原本我一直都是待在國外，在美國，後來因為我母親生病，所以我就回來照顧她。當時有個朋友告訴我說公視在招考原住民記者，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我就報名了。但是沒多久我就又出國去了澳洲，所以也不知道結果是什麼。那等我回國，當時原住民新聞雜誌的製作人馮賢賢小姐跟我聯絡，問我要不要進來工作，我就答應了。－鄔瑪芙

三、「原住民新聞雜誌」製作方向與特色

「原住民新聞雜誌」的製作構想是能提供有用的原住民相關資訊以及針對原住民議題作深入的探討，並且藉這個節目扭轉主流媒體中原住民的負面形象。

我們針對原住民所要的訊息加以傳達，比如蘭嶼到現在還沒有一部消防車、政府撥兩億元給原住民作房屋貸款用、台南師院開放原住民的名額，讓原住民學生可以去讀他們的學分班等等，這是別的節目不會報導的消息。我們也以原住民的角度來作新聞，好比李登輝總統在選舉期間穿著原住民大頭目的服裝來從事競選活動，這其實對原住民是一種不尊重與侮辱，我們也會加以批判。還有專題的部份，我們也作過關於週休二日對原住民的影響的題材。我們作這個節目的態度是不亢不卑的，主要是希望提供給所有的觀眾一個多元文化的角度，另一種思考的方

向。－王亞維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前一陣子我有一則新聞是報導李登輝總統到新店拜訪原舞者的消息，因為我們和民視合作，有時候他們做了一些原住民新聞我們會向他們借畫面來用。...這則新聞民視做了大約30秒。我用他們的畫面，自己另外再做一段旁白上去。之前民視的記者做的內容大概是「李登輝總統上星期到新店去拜訪一個原住民的藝術團體，當天的氣溫相當的低，但是原住民的舞者仍然很熱情地身著打赤膊的傳統服飾，表演傳統的舞蹈來給李總統欣賞。」這則新聞就只有這樣了。其中連「原舞者」這個名字都沒有提到。不曉得如果你看了這則報導，你得到了什麼樣的資訊？假如你並不知道原舞者這個團體，是不是就以為是李總統一個高高在上的元首去看很落後的一群人，天氣很冷，他們還打著赤膊等等，是一種蠻負面的形象。我在剪這則新聞時，我就會將一些背景資料加上去，而且我就直接以「原舞者」來稱呼他們，因為我想我們的觀眾對他們並不陌生，但為了一些不知道他們是誰的觀眾，我會再加上原舞者的背景資料做介紹。再來，我打電話給原舞者的總監，蘇大哥，詢問當天大概訪問的內容。結果他說李總統當天大約只停留了15分鐘，然後看到他們跳傳統的舞蹈，便表示願意安排他們的團員到國外去學習一些現代的舞蹈，嗯...在我們聽來會覺得很好笑，因為這表示總統根本不瞭解原舞者的背景，他們當初就是為了要保存、傳承部落的這些傳統才成立的。...這些東西，我也在新聞中提到了。相對於民視原來的新聞，觀眾可以得到更多原住民的資訊，也更了解原住民了。這就是我認為「原住民新聞雜誌」與其他台的原住民報導最大的不同。－馬紹・阿紀

四、「原住民新聞雜誌」製作流程

「原住民新聞雜誌」的製作流程與一般電視雜誌型節目類似，每個星期五進棚錄影，之後開工作會議，分配下星期的工作，星期一開始就個別進行工作。到了星期三，作專題的同仁要將拍攝的粗剪帶子給我看，我會給他們一些意見，星期四就作所謂的「搭餅」的工作，配字幕，加片頭，作特效等等，同時將所有的新聞剪輯出來。－製作人王亞維

然而在工作份量上則比一般記者繁重。

目前原住民新聞雜誌的情形是分為兩個組，一組做一周新聞掃瞄，另一組做深度報導...我們的記者和一般新聞的記者不太一樣，一般的電視台裡，記者的分工相當的清楚，是攝影記者就作攝影的工作，文字記者就負責新聞稿的撰寫工作，但在原住民新聞雜誌裡是攝影、採訪、剪輯、企畫全部都是一個人包辦的，我們在做採訪或專題的時候會有一個同事伴同你出去，協助你做一些所瑣碎的工作像是抬抬腳架等等，這是一個問題，因為雖然我們所受的訓練讓我們足以單打獨鬥，但體力上的負荷確是太大了。現在我們採取的方式是假如這星期我作專題，這個同事幫我，那下星期換他作專題時，我就去幫他的忙，但這幫忙頂多是協助彼此攝影罷了，採訪、剪輯、過旁白這些工作還是要自己去做的。—丹耐夫。

像我自己，我為了作一個專題，弄得自己太累，結果流產了。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剛好在訪問田雅各醫生，訪問到一半，他看我臉色很差，就問我是不是不舒服？我到洗手間看，發現我在流血，但我還是撐著把訪問做完，後來才去醫院，但是小孩已經保留不住了。還有我的手因為一直提那些很重的機器、燈具什麼的，結果肌腱發炎，整隻手都不太能動。—鄔瑪芙

五、記者的自我期許和對於節目的看法

「原住民新聞雜誌」記者多肯定此節目對於原住民掌握傳播權益的意義，希望藉由節目引發原住民的關心。記者馬紹。

媒體是一種很強的力量，甚至可以影響到整個族群。長久以來，媒體一直是掌握在社會上的主流勢力，也就是漢人手裡的，由漢人以他們的角度來報導原住民。原住民本身在這方面的聲音相當的薄弱...假如由原住民自己來報導原住民，讓原住民有個發聲的管道，這樣會有一些比較客觀且正面的訊息出現。

事實上現在我們所做的，不管是節目或是網站，都是站在一個為原住民鄉親服務的立場上，帶領原住民進入一個公共的領域，建立一個發聲的管道，可以讓大家都來參與，甚至於來關懷原住民自己。他們收看我們節目，就表示他們開始關心自己的族群與權益。這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最好的鼓勵了。也是我自己覺得身為

一個媒體工作者最大的收穫。

更重要的是，節目是否能提供原住民發聲的管道，對抗長期以來原住民被主流媒體忽視或扭曲？

到現在，談到原住民，還是屬於一個都市邊緣人或是落後的象徵，社會上還是有許多對原住民負面的評價、刻板的印象，像是酗酒、好吃懶做、吃檳榔等等，這些東西，原住民有沒有反駁的空間？有沒有從原住民立場出發的機會？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反論述的空間，從原住民的觀點來看所有原住民的事情。我們的觀眾群雖然偏重在原住民，但我們多少也針對了大社會的非原住民的族群。總體來說，我們的節目希望達到的目的有幾個，對於原住民，我們想要給予一個自我反省的機會以及對政府發聲的空間，對於非原住民的其他族群，我們希望提供他們另外一種角度來看原住民。－丹耐夫。

記者鄔瑪芙也談到他們在製作節目時可能遇到的困難：

我想最大的感觸是回到部落去作專題時，剛開始老人家很不能諒解，或許是他們對於以往到部落拍攝的人印象並不太好，所以我們常被罵說為什麼要和漢人一樣拿攝影機拍他們？但是我們又不能不拍攝或訪問老人家，因為他們知道的東西才是最多的。經過一段時間的溝通，慢慢我們也和他們比較熟了，他們才會接受我們，這個時候，他們就會把一些期望寄託在你身上，希望你能為部落做一些事，甚至他們有了什麼問題，也會找你幫忙解決。這個時候就會讓我蠻為難的，因為我的力量也很有限，而且工作也蠻忙的，不知道能夠幫助他們什麼，所以常常會有自己好像在辜負他們期望的感覺，慢慢的就會變成一種壓力，這是常讓我覺得沮喪的地方，但是一方面我也對這樣的情況覺得有點高興，因為如果他們不是完全接納你，他們也不會有這種舉動出現。

至於節目正式開播半年多來，無論是製作人或是記者咸認為時段不夠是最大的問題，也是未來須要改善的地方。

一直以來，我們的時段都是不夠的，這是概念性的問題，因為我們的思考邏輯中，把原住民只當成是單一的族群來看，但實際上並不是的，無論九族也好，十族也

好，都是個別獨立的，甚至可說是十族十國。但在媒體裡卻始終是將他們當成同一個族群。想用一個時段的節目來解決所有族群的問題，這樣是不夠的，所以我認為首先應該增加原住民節目的時段與類型，論談性質的、綜藝的都可以。－製作人王亞維

我想是時段的不夠吧！像前面提到的，我們想達成的目的有這麼多，現在的時段，說實話，是不夠的，如果可能，我希望有更多不同類型的節目，好比我們可以作專門探討各種議題的，新聞雜誌性的節目；可以作純文化性的節目；可以作談原住民音樂、藝術、甚至於原住民藝人的節目。那要實現這些想要，最主要的，還是要有充足的經費。－丹耐夫。

事實上，公視已開播了另一個原住民節目－「部落面對面」（今年7月起）。這是一個談話性的節目，邀請一些部落人士、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等面對面的談論原住民的重要議題，現場並開放 call-in，讓觀眾也有發表意見的機會。目前是由原住民記者丹耐夫。

第四節 「原住民新聞雜誌」內容之分析

「原住民新聞雜誌」每週播出一個小時。其節目流程為：

1. 主持人開場，介紹節目播出時間、節目內容、製作小組成員等；
2. 一週新聞掃描：平均每集播出十則左右新聞；
3. 部落文化事典：介紹各部落之歷史、文化典故；
4. 現場人物專訪：訪問原住民傑出人士、原住民事件或議題相關人士；
5. 專題報導：每週針對一或兩個議題作深入的分析報導；
6. 下週活動預告：以告示牌方式預告下週原住民相關的活動；
7. 主持人結尾。

本研究在此運用量化內容分析法，針對節目內容作分析。首先以「一週新聞掃描」的單元進行分析。在本研究所蒐集的45集中，總計有504則新聞。內容分析的類目有二：一是主題類目，二是族群類目。主題類目依各則新聞之主要內容

加以歸類，包括「其他」類總計有30個次類目。而族群類目則以新聞中提及之族群名稱爲歸類標準，除了未特別提到族群名稱的新聞外，總計有13個族群。

經分析後發現，報導最多的主題是「文化活動」（包括各種藝術展演、研討會、座談會、研習營等），計有115則，佔總數的22.8%。其次是「人物介紹」，計43則，佔8.5%。「原住民新聞雜誌」幾乎每一集都會介紹原住民創業成功人士，因此佔較多比例。其餘次類目根據則數多少依次爲：「儀式、祭典」，計40則，佔7.9%；「文化傳承、保存」，計26則，佔5.2%；「抗議、協調、溝通」，計25則，佔5.0%；「國際交流」（與他國原住民互訪等活動），計19則，佔3.8%；「政治」（包括立院運作、法案、行政措施等），計18則，佔3.6%；「司法」（包括犯罪、觸法等事件），計17則，佔3.4%；「運動會」，計16則，佔3.2%；「都市原住民」，計16則，佔3.2%；「其他」，計16則，佔3.2%；「選舉」，計15則，佔3.0%；「就業問題」，計15則，佔3.0%；「教育」，計14則，佔2.8%；「慈善救助」，計12則，佔2.4%；「行政院原民會」，計12則，佔2.4%；「醫療保健」，計11則，佔2.2%；「環保、生態保育」，計10則，佔2.0%；「體育」，計9則，佔1.8%；「災難」，計9則，佔1.8%；「土地問題」，計8則，佔1.6%；「他國原住民經驗」，計7則，佔1.4%；「地方行政、建設」，計6則，佔1.2%；「傳統技藝」，計5則，佔1.0%；「兩岸少數族群交流」，計5則，佔1.0%；「農業」，計4則，佔0.8%；「高雄市原民會」，計4則，佔0.8%；「台北市原民會」，計3則，佔0.6%；「觀光」僅一則，佔0.2%。（見表一）

至於在「族群」類目上，504則新聞中，三分之二（336則，佔66.7%）的新聞並未提及特定族群名稱。在其餘三分之一的新聞中，則以「泰雅族」被提及的次數最多，計33則，佔提及族群新聞（168則）的19.6%。其次依序爲「阿美族」，計30則，佔17.9%；「布農族」，計24則，佔14.3%；「卑南族」，計16則，佔9.5%；「排灣族」，計15則，佔8.9%；「達悟族」，計12則，佔7.1%；「鄒族」，也計12則，佔7.1%；「邵族」，計6則，佔3.6%；「平埔族」，計6則，佔3.6%；「魯凱族」，計5則，佔3.0%；「賽夏族」，計4則，佔2.4%；「葛瑪蘭族」，計3則，

佔1.8%；「西拉雅族」，計2則，佔1.2%。其中「平埔族」、「葛瑪蘭族」、「西拉雅族」等三族皆為已漢化的平地原住民。（表二）

依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1996年的統計臺灣原住民族群人數的比例分別是：阿美族（37.7%）、泰雅族（22.6%）、排灣族（17.8%）、布農族（12.3%）、魯凱族（3.0%）、卑南族（2.7%）、賽夏族（1.8%）、鄒族（1.8%）、達悟族（1.0%）。統計中並未包括人數最少的邵族以及已漢化的平地原住民各族群。

在專題報導的部分，五十四集的「原住民新聞雜誌」中總計播出了83則專題報導。而其內容經過整理後發現報導次數最多的是有關歷史真象的議題以及有關文化傳承和尋根的議題，各有六則。歷史真象的報導包括了「霧社事件」、「高砂義事件」、「莎韻之死」、「吳沙與葛瑪蘭」、「二二八事件」等，這些報導均試圖澄清原住民在歷史事件中的真象，或平反其所受之誤會。至於文化傳承與尋根的專題則報導原住民個人或團體保存和傳承原住民文化的努力。

「原住民新聞雜誌」的專題報導也著重在原住民問題的探討。其中尤以「觀光」的問題報導次數居多。報導中一再批評原住民部落成為漢人的觀光勝地後，對於原住民的負面影響。其他如失業的問題以及土地的問題也是報導重點。

此外，因播出時期正逢北、高兩市市長、市議員，以及立委選舉。「原住民新聞雜誌」也製作選情分析的專題。較特殊的是以兩次專題報導第一位的原住民女性村長參選人。

在「一週新聞掃描」的單元中常常出現的原住民儀式祭典，在專題報導中則深入地探討每一個祭典的意義，也同時探討祭典為配合現代社會得改變所衍生出的為問題與爭議。

原住民在主流社會中各種權益的爭取與保障也是「原住民新聞雜誌」利用專題報導提出批判與呼籲。

第五節 討論

接下來的討論是綜合訪談的資料和內容分析的資料整理而成。

從訪談資料顯示，「原住民新聞雜誌」的記者群中，除了曾經擔任製作人的

丹耐夫•

是參與公視的人才培訓班後經甄選脫穎而出的。雖然在培訓後已具備獨立作業的能力，仍然持續的需從工作中學習。不是科班出身可能影響到在製作的過程無法充分的掌握，但卻有提供較寬廣詮釋空間的好處。記者們認為因他們本身即原住民，熟悉原住民的文化及環境，可以從內在的結構及意涵去報導事件。這是原住民或漢人在報導原住民時無論是在角度或是深度上很大的差異。基本上，至少原住民記者可以提供完整及正確的資訊，不僅讓原住民獲得遠比主流媒體所提供較多原住民的相關訊息，也可以讓漢人多一些對於原住民的了解。

從新聞的內容分析可以發現專題報導的單元中最多有關歷史真象的報導。這顯示原住民記者試圖扭轉常存在社會中對於原住民錯誤的認知。以「吳沙事件」為例，從漢人的角度，這段歷史是歌頌吳沙及漢人移民華路藍縷「開墾」蘭陽平原的故事；然而從原住民的角度，這段歷史述說著吳沙「入侵」蘭陽平原，造成葛瑪蘭族後裔無法尋回母文化。因為原住民的弱勢，無法在主流社會具備歷史的解釋權。除非運用媒體的力量將存在已久的「歷史迷思」加以破解，原住民這一方的真相才得以批露。

又比如記者馬紹提到的「原舞者」的新聞也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主流媒體在報導時重點放在李登輝總統而非「原舞者」，因此不會對「原舞者」做介紹，甚至忽略報導「原舞者」的名稱。然而在原住民的社區中，「原舞者」是為傳承部落傳統所成立唯一的舞蹈藝術團體，其意義與一般舞蹈團體不一樣。原住民記者在報導時便會加上背景資料介紹，也針對李總統對於「原舞者」的誤會提出澄清。

另外一個例子是有關「觀光」的報導。自從臺灣實施隔週週休二日以及社會愈加重視休閒生活品質後，許多原住民的部落均發展觀光業以吸引游客的消費。然而在相關設施尚未完整前觀光客的湧入造成原住民社區無論是在交通以及環境方面非常大的負面影響。「原住民新聞雜誌」製作專題對於此現象加以批判。根據報導此則新聞的記者鄔瑪芙提到當時處理新聞的時候，主管認為她在對漢人

做攻擊而要求刪減。為此鄔瑪芙認為與上級主管產生理念不合的問題。這個實例再次顯示原、漢觀點之差距。

上述幾個案例也許不能充分驗證原住民媒介的反論述本質，但或多或少顯示原住民記者在報導新聞時透露出的「原住民觀點」。何謂「原住民觀點」？這個議題不斷被討論。謝偉姝（謝偉姝，1996）的研究訪問了「原住民新聞雜誌」記者群，提出對於「原住民觀點」的定義包涵了：1. 方向性：原住民關觀點是由內向外的方向，而漢人觀點是由外向內的方向；2. 在地性：原住民觀點是回歸部落，必須跟部落的感情和文化融合；3. 基進性：原住民觀點應是主觀、運動化與控訴化。謝偉姝認為原住民長期處於相對剝奪的環境，一旦握有發言權時必定朝向爭取族群權益的目標前進。而原住民記者要如何平衡傳統新聞專業意理與爭取族群權益將是難題。

從內容分析的結果發現，報導最多的主題是「文化活動」，若再加上有關「儀式、祭典」以及「文化傳承、保存」一併歸類於「文化新聞」，則所佔比例超過三分之一。而提及原住民問題的新聞所佔比例則僅佔少數。相較於文獻顯示主流媒體原住民新聞的問題、衝突導向的確有差距。雖然無論是主流媒體或是原住民媒體皆常報導祭典儀式，主流媒體傾向於用異文化的角度報導。而「原住民新聞雜誌」會較深入地探討傳統祭典的意義以及儀式加入了現代素材所引發的爭議。換言之，「原住民新聞雜誌」希望藉由報導延續原住民的傳統文化，亦試圖呈現原住民文化的原貌與精神。

至於從報導中涉及的族群次數分布情形觀察，較常提及的族群基本上也是人口比例上佔較多數的族群。而如魯凱族、賽夏族等人數少的族群則鮮少提及。對於這個現象，製作人王亞維認為是節目遭遇到的問題之一。臺灣原住民的每一個族群都應有發聲的機會和權利，只是限於時間難以充分代表各個族群。再者，各族群的母語皆不相通也構成問題。既然傳播的面向應該是包括族群內以及族群間的溝通，溝通的工具一定是要能彼此皆懂的。公視「原住民新聞雜誌」使用國語，為的是讓最多的觀眾接受，卻也因此會忽略各個族群提升母語化程度的需求。這

個問題須要有更多原住民傳播的管道方能解決。

總之，本研究針對台灣原住民的第一個影像媒體的傳播管道進行初探的分析。限於時間與人、物力，資料中有不盡完整之處，導致無法確切回答各項研究問題。殷切期盼此研究拋磚引玉之效，引發更多學術的興趣，為二十一世紀多文化主義傳播的潮流以及少數社群的傳播議題注入新血。

表一 原住民新聞雜誌「一週新聞掃瞄」報導主題分布情形

主題	則數	百分比
文化活動	135	22.8
人物	43	8.5
儀式	40	7.9
文化保存	26	5.2
抗議、協調、溝通	25	5.0
國際交流	19	3.8
政治	18	3.6
法律(犯罪)	17	3.4
運動會	16	3.2
都市原住民	16	3.2
其他	16	3.2
就業	15	3.0
選舉	15	3.0
教育	14	2.8
慈善援助	12	2.4
行政院原民會	12	2.4
醫療保健	13	2.2
環保生態	10	2.0
體育	9	1.8
災難	9	1.8
土地	8	1.6

他國原住民經驗	7	1.4
地方行政建設	6	1.2
技藝	5	1.0
兩岸交流	5	1.0
高雄市原民會	4	0.8
農業	4	0.8
台北市原民會	3	0.6
母語	3	0.6
觀光	1	0.2
合計	504	100

表二 原住民新聞雜誌「一週新聞掃瞄」提及族群次數分布情形

族名	則數	百分比
泰雅族	33	19.6
阿美族	30	17.9
布農族	24	14.3
卑南族	16	9.5
排灣族	15	8.9
鄒族	12	7.1
達悟族	12	7.1
邵族	6	3.6
平埔族	6	3.6
魯凱族	5	3.0
賽夏族	4	2.4
葛瑪蘭族	3	1.8
西拉雅族	2	1.2
合計	168	100

第三章 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節目之觀眾分析

第一節 前言

1999年七月起，公共電視另外製作了一個原住民的談話性節目：部落面對面。節目型態乃承襲目前電視上之現場談話性節目，由主持人與數位來賓針對主題作討論，然後開放觀眾扣應表達意見。節目原則上以棚內現場播出方式為主。但節目也因應重大議題，將現場遷移至原住民部落播出，例如921震災以及總統選舉。

「部落面對面」至今播出36集。除了有四集討論921災後重建，六集討論總統選舉，其他討論的議題包括：生態保育、農業產銷、著作權益、歌星夢、祭典、職業傷害、垃圾處理、聯考加分制度、創業問題、職業軍人生涯、民族學院、原住民身分認定、地方建設、飲用水問題、血液實驗、民族教育法、文化傳承、工作權益、土地問題、原住民政策、評價原民會等。

本章的目的是從觀眾的觀點，探討原住民社區對於公共電視的兩個原住民新聞節目的收視與評價，以及對於原住民電視節目的期望。

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研究問題

一、少數族群媒介之功能

Subervi-Velez (Subervi-Velez, 1986) 認為少數族群媒介扮演著雙重的角色：同化 (assimilation) 和多元 (pluralism)。少數族群需要適應主流社會的語言和規範以立足於社會中。媒介在文化融合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融合的結果卻降低了少數族群的文化認同。因此少數族群媒介一方面協助少數族群適應主流社會，另一方面也透過少數族群母語和文化內容，維持少數族群對於母文化的聯繫。

Riggins (Riggins, 1992:2-4) 認為傳播媒介對於定義、維護或減弱族群認同的過程中扮演著主要的角色。主流媒體通常忽略對於少數族群的報導，或將之視

為社會的問題族群。要維護少數族群的文化認同必須靠著少數族群媒介的存在方可行。

Riggins 引用 Subervi-Velez 雙重角色的觀點，集結了學者們對於世界各國少數族群媒介的研究，總結提出少數族群媒介具同化功能的特色有六點（Riggins, 1992:279-284）：

1. 少數族群媒介內容隱含強勢族群意識型態，因為少數族群新聞工作者採用主流的新聞價值判斷，或因少數族群媒介常常採用主流媒體的訊息。
2. 少數族群媒介的製作難以逃脫主流文化對於媒介類型（genre）之定義，不易製作真正具備少數族群特色之節目內容。
3. 少數族群媒介集中報導某個特定族群或部落，可能產生自我隔離之反效果。因為逐漸貧乏的內容，反而危害其生存。
4. 少數族群媒介若以較廣大閱聽眾為目標時，促成更多與主流文化融合的可能性。
5. 少數族群媒介若使用主流語言而非母語會加速同化。
6. 少數族群文化在透過傳播科技的傳遞過程中將失去其精髓。

至於少數族群媒介抵抗同化力量的特色則有以下七點：

1. 在內容上明確地呈現反霸權論述。
2. 完全使用少數族群母語。
3. 建立一套有別於主流媒體的議題優先順序。
4. 充分報導少數族群社區的活動以加強社區參與。
5. 少數族群媒介較少出現主流廣告，因此可避免同化。
6. 少數族群媒介的存在本身即具反同化的象徵意義。
7. 少數族群新聞工作者在媒體所累積的專業經驗，助其成為少數族群運動者。

從媒介社會學的觀點，傳播媒介是社會控制的機制。而達到控制的效果是透過兩種媒介的功能：分配控制（distribution control）與回饋控制（feedback

control)。回饋控制最主要是透過對於社會問題或衝突的報導，引發社區人士對於問題的重視，並經過折衷、討論、協調等方式解決問題、抑制衝突。分配控制則是強調社區光明面，避免報導衝突或足以引起爭議的素材，以維持社區共識與強化認同。通常在同質性高的社區，其媒體較會扮演分配控制的角色；而在多元的社區則扮演回饋控制的角色。

Viswanath (Viswanath, 2000) 依據上述觀點，提出少數族群媒介在少數族群社區中扮演五種功能：傳遞文化、社區推動、環境監測、融合主流、提供資訊。少數族群媒介報導族群的文化活動、祭典儀式等以強化族群之文化認同。少數族群媒介傾向於報導社區光明面，例如人情味的消息、社區傑出人士的成功故事、社區服務工作等；而對於負面的消息則較少去報導，藉以促進社區的經濟繁榮。功能學派強調媒介具有監督環境的功能。對於少數族群媒介而言，更是對於外在威脅特別敏感，會密切注意有關於少數族群各項權益、措施、福利等訊息，隨時做好監督的工作。另一項少數族群媒介的特殊功能為促進同化。對於少數族群而言，融入主流社會並參與主流社會事務是立足社會的基礎。譬如少數族群媒介會傾向報導少數族群參與地方選舉，或愛國的行為等。最後，少數族群媒介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訊息。尤其是主流媒介往往忽略有關少數族群的訊息及議題。只有少數族群媒介能彌補遺漏，提供充分的訊息，以聯繫少數族群社區。(Viswanath, 2000, 47-50)

二、台灣原住民的收視行為

國內過去有關原住民與媒介使用的研究不多。早期研究著重在融合的觀點，譬如蔣永光（蔣永光，1974）和陳昌國（陳昌國，1975）分別探討花蓮原住民以及蘭嶼原住民使用媒介行為與其現代化程度之關係。研究發現原住民藉由傳媒介獲得公共事務的訊息，且接觸媒介愈多，現代化程度愈高。

許順成（許順成，1987）則研究原住民使用媒介各種內容的動機，發現年紀愈長，教育程度愈低者，因較不熟悉國語，使用媒介的動機傾向娛樂消遣；而年紀愈輕，交愈程度愈高者，使用媒介的動機則傾向獲得新知。吳姿儀（一姿儀，

1994) 針對原住民獲得農業資訊的消息來源進行研究，發現最有效的消息來源以人際和團體為主，並非大眾媒介。黃葳威（黃葳威，1995）也發現大部分原住民對電視媒體的依賴程度有限。

自從台灣有線電視問世後，進入了電視多頻道的時代。弱勢族群的傳播權益逐漸受到重視。黃葳威（黃葳威，1997：76-102）以屏東的原住民為訪談對象，探討原住民對電視新聞節目的觀感，以及他們希望看到的新聞報導內容或方式。研究發現無論教育程度的高低，他們都將看電視新聞作為吸取新知、學習語文的重要途徑。原住民也希望能多看到原住民部落的新聞和大事，只是主流媒體的報導質與量均不足。研究也發現原住民對於電視採取保持距離的方式，對於電視節目製播單位的回饋是「有所距離」。

劉幼琍（劉幼琍，1997：331-394）針對全省原住民抽樣調查其收視行為及對於電視節目的滿意度。研究發現有四成四的受訪原住民每天看電視。常看的無線電視節目依次為：新聞性節目、連續劇、外國電影；而常看的有線電視節目依序為：電影、新聞性節目、體育節目。該研究也發現原住民並不滿意有關原住民的電視節目或報導，希望成立原住民專屬的有線電視頻道。原住民電視節目的類型最好以文化藝術、風土民情、新聞性節目方式呈現。製作方式則以「母語發音、中文字幕」最為原住民所接受。

如今公共電視的兩個原住民新聞節目均已開播了一段時間。原住民對於兩個「真正」原住民製作的節目有何評價和期望頗值得研究。也希望研究的結果作為未來增進原住民傳播權益工作的參考。

本研究欲提出的研究問題有：

1. 原住民觀眾對於原住民電視新聞節目的收視情況與動機為何？
2. 原住民觀眾對於原住民電視新聞節目的滿意程度及評價為何？
3. 原住民觀眾希望看到原住民電視節目的內容及型式為何？
4. 原住民觀眾對於原住民電視節目的功能及期望為何？

第三節 研究方法

台灣原住民的主要九個族群包括阿美族、泰雅族、布農族、排灣族、賽夏族、魯凱族、卑南族、鄒（曹）族、達悟（雅美）族。另邵族因人口極少以及漢化已深，而少被列入。九族居住地區主要分布在台灣南北山地及東部地區。根據統計，民國八十五年原住民總人口為381174人。佔全台灣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比例，活動範圍卻佔了全台灣土地面積的44%。所以台灣原住民的分布廣而分散。這使得以量化方式做全體原住民的抽樣調查不大可行。因此本研究將以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蒐集目標觀眾群的收視意見。焦點團體訪問是由一群不一定熟悉，卻有某些共同特質的個人（約6-10）所組成，在一位能掌握議題彈性與流程的主持人引導下，在特定情境中，針對焦點問題，進行態度、意見和行為的表達。

本研究依原住民「族群」、「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區」等特性，針對北、中、南、東部原住民社區設計十二場焦點團體座談，包括北部四場（台北、烏來、桃園、新竹），中部三場（苗栗、台中、嘉義），南部三場（屏東兩場、高雄），東部二場（台東、花蓮），每一場八人。參與者以立意和滾雪球方式招募，並控制每場參與者的特質。參與座談的原住民人士必須是看過「原住民新聞雜誌」和「部落面對面」這兩個節目方能參與。原本欲安排南投縣的場次，然因該地區遭 921 震災後又逢土石流導致交通受阻，無法成行。

所有參與焦點團體的人均填答一份問卷。問卷題目包括了收看兩個節目的頻率、動機、對節目的評價、滿意的程度、希望節目探討的議題方向。

而討論的題綱則包括下列題項：

1. 觀看「原住民新聞雜誌」節目的頻率如何？收看的動機為何？為什麼？
2. 對於每一項單元的內容（豐富、有用與否等）及表現形式有何看法與評價？
最喜歡哪個單元？為什麼？有無印象最深的單元或主題？為什麼？
3. 主持人的表現如何（口語表達、穿著儀表、與來賓之互動）？記者採訪的表現如何？為什麼？
4. 對於「專題報導」的議題有何看法？最希望能多探討哪方面的議題？為什麼？

5. 對於雜誌中「一週新聞掃描」單元的形式及內容有何評價？存在之必要為何？
6. 節目所使用之語言是否合適？是否需要針對不同族群製作特別單元？
7. 「部落面對面」節目的收視情形、收視動機為何？對於節目內容及型式有何評價？
10. 主持人的表現如何？（表達能力、機智、反應、掌控等）
11. 現場來賓的安排是否適合？（原住民與漢人來賓之比例、能掌握主題等）
12. 參加來賓的表現如何？（表達方式、對主題的了解、理性表現、立場與態度）
13. 探討的主題是否合乎觀眾興趣？需要多探討哪些議題？為什麼？
14. 兩個節目的時段安排是否合適？重播的需要性為何？
15. 對於原住民節目的製作方向有何建議？原住民需要哪些類型或內容的節目？（新聞節目、文化藝術、兒童節目、母語單元劇、綜藝節目、地方歌謠、體育節目、國際原住民節目、紀錄片、休閒旅遊、益智遊戲等）
16. 兩個節目對於個人及整體原住民的助益為何？對於節目的定位有何看法和意見？如何突顯原住民節目的特色？
17. 公共電視滿足原住民對於爭取權益、獲得資訊、提供娛樂等之需求為何？

第四節 資料分析與解釋

一、樣本描述

參與座談的原住民人士共有 96 人。在族群的分布上為：泰雅族（25 人）、排灣族（12 人）、賽夏族（12 人）、魯凱族（9 人）、鄒族（8 人）、卑南族（8 人）、阿美族（7 人）、達悟族（6 人）、布農族（4 人）、賽德客族（2 人）。在性別的分布上以男性比例較多，佔 59.4%，女性則佔 40.6%。在年齡的分布上，包括了從 17 歲到 71 歲的範圍。其中 30 歲以下的佔 22.8%，31 歲到 40 歲的佔 30.5%，41 歲到 50 歲的佔 31.5%，而 51 歲以上的佔 15.2%。至於在教育程度方面，則以專上程度的比例最高，佔 49%，其次為高中、職程度（佔 28.1%），國中程度（佔 16.7%），和國小程度（5.2%）。在徵募參與者的過程中發現，多半是教育程度較高者會去收視節目。而他們也較能提供具體的評估與想法。因此樣本中高教育程

度比例偏高。

二、原住民收看原住民新聞節目的動機與收視情況

受訪者看這兩個節目的頻率皆以偶爾看（約佔 45% 左右）、常常看（約 32% 至 36% 之間）居多。他們收看「原住民新聞雜誌」最主要的動機是想「了解原住民之現況與需要」（32.3%）、其次為想「知道原住民相關活動訊息」（27.1%）、「支持原住民自己的節目」（15.6%）、「了解原住民的重要議題」（12.5%）、「認識原住民文化」（9.4%）。

至於他們收看「部落面對面」的動機則是「想深入了解原住民的重要議題」（42.7%）、「想知道原住民及大眾對於原住民議題的看法」（29.2%）、「支持原住民自己的節目」（9.4%）、「想要有發表意見的機會」（8.3%）、「想要比較別人的意見和我自己的意見」（6.3%）。

從訪談內容顯示，只要是電視上出現任何有關原住民的片段，他們都會很有興趣去收看，因為原住民非常不受電視媒體的注意。他們也觀看商業電視台播放的「類原住民節目」，如「台灣探險隊」、「部落尋奇」等。有的受訪者表示也喜歡看。多數則並不滿意其內容，認為缺乏人文氣息，而且傳遞了一些對原住民文化錯誤的訊息。

他們非常高興公共電視播放原住民的電視節目，還會呼朋喚友地加以宣傳。只是公共電視目前在有線電視頻道播出造成收視上的問題。裝設有線電視的花費對多數原住民而言負擔太重。而後山的部落則根本沒有有線電視可裝。爲了要看節目，還得下山才看得到。他們希望公共電視最好能在無線電視台播放，或者提供裝設有線電視的補助，才能達到收視目的。

再者，公共電視自我的宣傳不夠。許多原住民社區對於公共電視沒有什麼概念，不清楚它是什麼樣的電視台，常和民視混淆。而各地對於公共電視的定頻不一，或時時變換頻道，無法建立收視習慣。即使知道公共電視頻道者，也不清楚兩個原住民節目的播出時間，常常錯失收看機會。

它們希望公共電視多做宣傳，並在其他節目預告原住民節目的時間，或透過

有線電視系統跑馬燈的方式加以宣傳。

此外，參與訪談者也提出與平面媒體的合作，或藉由其他媒體（譬如廣播）宣傳公共電視節目。它們也建議公共電視出版刊物，將每集原住民節目的內容刊登，可易於保存，並能廣為流傳。

三、原住民對於節目的滿意程度與評價

量化資料顯示，對於「原住民新聞雜誌」節目，認為「滿意」（56.3%）和「非常滿意」（12.5%）者即佔了近七成，而認為「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者僅佔不到一成（8.4%）。對於「部落面對面」節目，認為「滿意」（57.3%）和「非常滿意」（5.2%）即佔了六成二，而認為「不滿意」者僅有 5.2%。沒有受訪者「非常不滿意」該節目。另有 26% 者持「沒意見」的態度。

至於如果要她們為兩個節目從 1 到 10 打分數，則「原住民新聞雜誌」所獲得的平均分數為 7.35，標準差為 1.81；而「部落面對面」所獲得的平均分數為 7.34，標準差為 1.44。如此觀之，原住民對於公共電視原住民節目滿意程度不錯。但對於節目內容則仍有不少意見。

（一）「原住民新聞雜誌」節目

1. 報導深度不夠

“其實我對這節目不是很滿意，因為他不能提供我一種真實。我要的是真實，而不是一筆帶過，片面的，包裝過的。能赤裸裸的呈現，讓原住民自己產生危機感。但目前並沒有呈現這種危機感，而是讓我覺得看了就沒事了。”—台北鄭先生（排灣族）

“經過這一兩年來，我覺得原住民新聞雜誌的內容偏重於文化和原住民部落的活動，根本沒有真正針對我們原住民部落的問題去探討。”—烏來張先生（泰雅族）

“專題報導的深度還不夠深，還滿表面的，好像不痛不癢。”—新竹曾先生（泰雅族）

“像是談教育問題往往欠缺結果性的探討...政府的教育政策是不是對原住民

適合？常常只看到一些學者專家的探討。我認為應該回到部落去詢問...在學學生。也可以找一些宗教專家、社會學家來針對單一教育問題還討論。我在想有沒有一個原住民的思考模式？”—三地門許先生（魯凱族）

“我看到的大多是蜻蜓點水式的報導...應該除了報導之外，同時能夠適度地告訴原住民解決的方法與出路。”—三地門杜小姐（魯凱族）

“我看到比較多都是部落活動的報導，沒有很吸引我投入地看這個節目...應該報導生活上的資訊、權益以及基本法律知識。”—台東孫先生（卑南族）

“我外公也有受訪過。可是那次報導一下就過去了...拍得很奇怪，不知道主軸是什麼然後就沒了。”—花蓮宋小姐（阿美族）

“有一次是報導藝術工作者，我的感覺是它們只在報導表面作品如何製作的過程，而沒有呈現（藝術家）未來的展望...藝術工作者如何維生卻沒有報導，如果能深入報導他們的需求...也可以幫他們克服問題。”—烏來周小姐（泰雅族）

2. 報導內容負面、悲情

“自己同胞報導自己的事情過於悲情，我很反感。比如說原住民記者在報導一些事情的時候...解釋出來的常常滿悲觀的...我覺得自己的同胞要用較正面的角度去報導”—新竹曾先生（泰雅族）

“節目要討論的是原住民的問題，所以通常比較悲觀，這對族群認同會有一個問題。大家都那麼悲觀，難道沒有快樂的原住民嗎？”—花蓮陳小姐（阿美族）

“我希望不要去報導原住民的負面問題，會造成不好的印象，像酗酒問題也不是原住民有而已。有警惕的訊息可以，但是不要刻意強調，也不要有些不好的鏡頭。”—嘉義余先生（鄒族）

3. 報導觀點的爭議

有的觀眾質疑雜誌記者：“為了飯碗的問題，會避免一些尖銳的問題與立場。”也有觀眾提出“有沒有一個所謂原住民的思考方式，可以突破現有國內媒體的報導方式。”（三地門魯凱族杜小姐）反對者則認為：“只要用國語思考，就絕對沒有原住民的思考模式，因為我們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原住民的思考模式...我不奢

談原住民的思考方式，現代的原住民用現代的上做事，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的。”

（三地門魯凱族包先生）也有觀眾批評：“在評價一個事件的時候它是原住民的觀點，但是那個觀點太一致了，可能代表大部分原住民觀點，但並沒有注意原住民是不是認同這個觀點...這是危險的。”（花蓮阿美族陳小姐）

“既然公共電視有服務原住民的義務那就不應該用漢人的思考模式來思考，譬如新聞的取材，李濤式快速方式。”—高雄寶小姐（排灣族）

4. 族群平衡

從訪談的過程發現各個族群最關心的是自己的族群是否有被報導。尤其是一些人數較少的族群。譬如：“我們...覺得裡面多是報導其他族，對我們賽夏族的報導很少...我希望能增加對我們賽夏族的報導。（苗栗賽夏族章先生）；報導的比例似乎北部居多，屏東地區的報導就比較少”（三地門魯凱族杜先生）；“應該全面性的報導，而不該偏重東南部”（烏來泰雅族張先生）“他們（指記者）都去蘭嶼了，反而對我們旅台的雅美族沒有報導”（台中達悟族江小姐）；“報導達悟族好像比較多一點，是不是可以讓各族的報導都平均一下。就像這集的報導如果是文化，就平均報導一下每一族的文化”（桃園泰雅族江小姐）。

他們希望 “不要造成‘弱勢中的弱勢’，減少發聲機會”（台北排灣族陳先生）。最好 “每一個族群希望能有系統的報導，因為每個族群的生活方式和需求都不一樣”（新竹泰雅族曾先生），也希望“做問題探討時不要只是集中在某些族群裡，希望能廣納各族群的看法，因為大家所處地方不同，看法也不同”（苗栗賽夏族豆先生）。

（二）「部落面對面」節目

參與座談者對於這個節目多表認同。他們認為節目開放扣應，可以讓原住民的意見抒發出去，增加原住民的發聲機會。其中有 13.5% 的受訪原住民表示他們曾經有扣應到節目表達意見。他們普遍抱怨扣應的成功率太低，而且開放扣應的時間太短無法暢所欲言。至於對於節目的內容與形式則有以下的意見：

1. 來賓的適合性

“我覺得有時候請來的來賓不夠專業，例如有一次談土地的問題，但請到的人

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台北司小姐（布農族）

“部落面對面是個很專業的節目...請專業的人是很重要的...之前有一集節目請到原民會的官員上節目...結果引用法條錯誤。所以我很誠摯的呼籲，再邀請來賓時一定要請專業的學者專家，不要只是請一些原民會的人來討論非他業務範圍內的議題。”—台北鄭先生（排灣族）

“我們常發現上節目的都是那幾個人...可以多找一些學者專家或其他部會的人上節目”—台北夏先生（賽夏族）

“我覺得所找的來賓都太過官方。應多找些來賓，而且要顧及各黨派，或是要有多元背景。”—烏來尤先生（泰雅族）

“我覺得請原民會的官員來沒有什麼意義...不能解決問題...說了也是白說。”—新竹朱先生（泰雅族）

“找來的官員都只是講些關話而已，並不能真正反應我們的聲音，他們有包袱，不能去解決問題。”牡丹邵先生（排灣族）

“我覺得這個節目應該是比較針對部落的問題進行直接的對話，並且要請能夠提出解決法的專家，而不是常請立委或是一些無法解決問題的人來發言。”—牡丹許先生（排灣族）

“我覺得這些來賓不一定對原住民認識很深，也有些專家欠缺對原住民的了解，沒有在部落生活過，也無法深刻地了解到原住民的需求。”—三地門柯小姐（魯凱族）

“我建議每個階層的人都該有機會去參與這樣的討論，而不是只是某一群人在講政策”—三地門杜小姐（排灣族）

“我覺得來賓是在談自己的事情，根本對解決我們的問題沒有幫助。”桃園王小姐（泰雅族）

2. 節目形式

多數觀眾肯定節目的形式，認為「部落面對面」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它讓原住民這樣的議題擴大在媒體上，使得原住民的意見可以被論述討論（三地門魯凱族包先生），也肯定主持人的表現「風格一直在變，有他的特色」。他們希望節

目能常移到部落現場，”直接把攝影棚搬到外面可能比較煽情，但是公眾的力量比較能看到，主題才會突顯”（新竹泰雅族朱先生），而且”下部落會有效果，因為動員會增加節目知名度和收視率”。（花蓮阿美族陳小姐）不過 ”搬到部落是很危險的事情，會使主題不容易掌握，今天有任何政治人物在場，原住民絕對把握機會，問一些與主題無關的事情。到部落面對面前，應該先將議題進入部落，將議題形成大家的共識，再來討論會比較有意義”（三地門魯凱族包先生）。

但是也有觀眾提出對於節目模仿熱門談話行節目的缺失：“他會模仿一些現在流行的節目來探討原住民的問題，像是Call-in，快速的說話速度，我很懷疑對大部分原住民來說，他們到底有沒有聽進去。如果這樣新聞所要求的專業的話，那麼是不是屬於原住民所需要的？”（高雄排灣族寶小姐）或 ”覺得太像2100的走向，尤其每次讀秒的時候，我覺得很不舒服”（三地門魯凱族許先生）

4. 觀眾對於節目的期望：

“希望可分單週雙週不同內容的安排，像單週可以安排通盤性的原住民教育，經濟問題，一些政策上的討論和辯論。在雙週時可以鄉為單位，請當地的行政單位上節目，解答一些當地個別的問題，讓當地原住民可以和他們當面溝通，這樣可以增加大家的親蜜感。”—桃園楊先生（泰雅族）

“也許我們期待較高，所以在時間分配上主持人要注意，希望開放給觀眾叩應的時間能長一些，而台上說話的時間可以短一些。第二是希望節目在最後能將所有討論的結論條列出來，並把這些結論分送給各相關單位，在下次節目時把各單位的回覆播出來，也許大家是比較希望這樣，讓大家知道相關單位的回應是什麼，大家會比較有興趣。”—桃園楊先生（泰雅族）

“在實質上，對行政部門能夠形成怎樣的影響？或者形成一種輿論上的引導或是權威，如果節目能達成這樣的目的，這才會形成我們對節目的信任感。不然「部落面對面」就只是把問題不斷地暴露，但還是沒有達到結果。如何形成對行政部門或有實質能力進行政策制訂的人的輿論或壓力，這才是比較重要的。建立專業的權威，這是很重要的。”—高雄陳先生（鄒族）

“其實真的是有很多人想發言，也真的有很多人Call-in進來，可是主要的問題就是時間太短，李濤的節目是兩個小時，「部落面對面」只有一個小時。有時候講話較慢，還沒講完就被切斷了，沒有完全表達自己的意見。”—高雄童先生（排灣族）

“他們所探討的議題對於長官答覆什麼，是不是下週的節目時由製作單位去看長官的答覆有沒有什麼結果，再報導出來，這樣也比較有說服力。”—新竹朱垣章（泰雅族）

“我希望能事先預告下星期要討論的話題，這樣可以讓我們事先知道，如果有興趣的話下星期就可以收看。可以在下次節目前利用兩分鐘時間將前所播的問題如何答覆報導出來，這樣才有一種有頭有尾的感覺。”—牡丹邵先生（排灣族）

“我覺得電話很難打進去，第二是我發現常常主持人和觀眾的對話沒有交集再來就是時間要控制。”—台北高小姐（賽夏族）

“我覺得電話要過濾，因我常發現喝醉酒的觀眾打進來，然後在談些和題目無關的事。還有我有個疑問就是為什麼每次打進去後都要先問族群的背景，因有些地區，某族群的人口就只有幾個，身份很容易曝光。”—台北夏先生（賽夏族）

（三）語言使用的問題

台灣各個原住民族群所使用的語言不同，而且彼此不相通。因此兩個節目在語言的使用上，均已國語為主。「原住民新聞雜誌」偶而會有母語發音的片段。從問卷調查的結果觀察，最多數受訪者（41.7%）認為應該以「國語為主，原住民語為輔」。原因是：

“因為原住民新聞雜誌不是只有原住民在看，所以當主播在播時可以用國語，但在部落採訪時該用自己的母語，而用母語時用字幕呈現，這樣也是可以達到學習的目的，不然全用母語是有困難。”—烏來尤幹先生（泰雅族）

“我覺得還是以國語為主較好，總是有些人不識原住民語言。而且要年輕的一輩要懂母語也很困難。”—桃園蔡小姐（泰雅族）

“在大社會團體中，要用各族的語言真的是十分困難，所以我認為還是用主流

社會的語言為主，如果說要用此來表示我們原住民的語言，可以在播報時以原住民語言作輔助，這樣是比較好一點。”—台北高小姐（賽夏族）

“不論老少，目前國語多多少少都可以通，所以用國語報導可能大家都可以聽懂，參雜母語時，可能排灣族的語言只有排灣族可以聽懂，就變成有侷限了。”—高雄童先生（排灣族）

“現在國語是非常普遍，大家都受過教育了，所以還是以國為主，母語為輔，要不然訪問別族的們也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呀，主播也不可能同時會九種語言。”—新竹曾修靜（泰雅族）

另有 21.9% 的受訪者則認為應以「原住民語為主，國語為輔」。他們認為：

“以原住民的語言為主，國語為輔助比較好。因為像「原住民新聞雜誌」或是「部落面對面」都是比較深度的報導，以一般原住民的教育程度對這些問題都比較無法了解，所以比較重要的是認同的問題，如果能夠來我們部落，我們比較能清楚我們的本位在哪裡？現在我們原住民漸漸失去我們的文化及語言，所以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原住民的節目...我覺得在找人來翻譯上不會太困難我覺得可以依照節目的內容來選擇，像「原住民新聞雜誌」是在探討一般性的問題，就可以用國語讓大家都能了解，但若是其他的，還是用母語比較好，因為我覺得是認同的問題。”—台北尤先生（魯凱族）

“多使用母語不但可以對小孩子進行更多的母語推廣，在老人方面也可以收到更多的資訊，這樣不會聽不懂，瞭解現在國家發生什麼事。如果語言太多，可以用輪替的方式來報導。—台東麥小姐（卑南族）

“今天 30、40 歲的人都只聽的懂 30% 不到的母語，如果公視的節目再不用母語播出，那麼對下一代的母語教學將會產生斷層。—台東馬先生（卑南族）

至於主張完全用國語，或完全用原住民語的比例相同，均各佔 16.7% 。希望完全以母語為主的認為：

“我覺得應該要用原住民的母語發音，穿插原住民母語，提升母語教學。—牡丹林老師”（排灣族）

“我們的母語是會越傳越少的，會越來越失去，我們現在教的課本只有一部分，以大環境去看，不論看電視或是學習都要用母語。”－牡丹宋先生（排灣族）

希望完全以國語爲主的主張是：

“因為說實在的，母語在將來是會被淘汰，只會剩下一些強勢的語言，原住民語言那麼多，有必要分得那麼細，每一族都要用它們的語言來播節目嗎？而且既然是新聞性的節目，我們希望能把消息廣泛的傳送給每一個原住民都了解，那突然用某一族的語言，大家會搞不懂在說些什麼。所以我們應該是從講母語在未來會不會有生存的空間比較好。我們還是得從時代性來思考，為了講求公平利益，現階段仍然只有國語是最折衷，大家最能接受的語言。”－台北鄭先生（排灣族）

倘若在節目使用母語，則也有提出以各族「輪替」的方式進行：

“語言那麼多該怎麼處理，其實這部分很容易處理的，每一週不同的語言輪流，我覺得比較擔心的問題是記者的母語程度，各族語言的輪替或者說首播和重播這裡面都可以做調配的，技術上要克服並不難。”－花蓮蔣小姐（阿美族）

我聽到用母語報導對部落文化的敘述，我覺得蠻親切的，我想到是不是可以在那個時段拿個十分鐘或是幾分鐘，用母語報導一下國家大事或是社會時事。我的意思是：不要常常都在文化描述裡面，有時候也可以用母語談談國家現在發生的事情。”－台東麥小姐（卑南族）

“不如另闢別的小單元，例如母語教學等，像每日一句那樣。我們還是可以用主流社會的語言讓每個人都聽得懂是最重要的，因現階段就是不可能用每一族的語言嘛！不是說這樣就沒有認同感，但是聽得懂是最重要的。”－台北司小姐（布農族）

較為折衷的方式似乎是以國語爲主要語言，但是在報導各族群部落的新聞時，則儘量以該族母語爲主，配以字幕來解決語言上的問題。從座談的談話內容也可得知原住民欲振興母語文化的迫切性。他們殷切希望電視媒體能扮演如此的角色。

（四）希望節目能多探討之議題

從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原住民觀眾希望「原住民新聞雜誌」加強報導的議題依序爲：原住民政策、教育、土地問題、社會福利、經濟發展、勞工權益與法令、兒童青少年問題、醫療衛生、生活資訊、族群認同、住宅問題、生態保育、民俗祭典活動、原住民運動、原住民人物、都市原住民、宗教、平埔族文化。而他們最希望「部落面對面」加強探討的議題依序爲：原住民政策、教育、土地問題、社會福利、勞工權益與法令、經濟發展、兒童青少年問題、醫療衛生、生活資訊、族群認同、住宅問題、生態保育、都市原住民、原住民運動、民俗祭典活動、宗教、原住民人物。（見表一）

因此原住民政策、教育、土地問題、社會福利、經濟發展、勞工權益與法令等一致性地的被認爲是所有原住民關切的問題。然而參與座談者多強調的是要從部落去發覺問題：“應該先去瞭解每個部落裡面的狀況再去討論和做面對面這個節目，每個部落都有一致性的問題存在，應該有比較重要的問題和長久以來不能解的問題，應該先把它條列出來過濾。”（花蓮布農族張先生）或是“從北到南的部落作一長期的、系統化的報導每一部落所面臨的問題”。（烏來泰雅族劉先生）也有意見認爲：“議題要開放，目前討論的議題都是公視自己訂出來的，是不是可以在網路上也能開放給全國的觀眾，不一定要是有趣的議題，可能可以是一些我們沒想過，比較大眾化的議題。”（桃園泰雅族蔡小姐）

參與者認爲地方應參與議題的選擇，建議“多培訓一些地方記者，由他們來報導更可以貼近地方而報導出我們原住民真正感興趣的新聞，也能真正挖掘出問題。”（屏東排灣族杜小姐）“我很希望各地方都有地方記者，就像報社有地方記者一樣，才能細部的去報導一些問題。其實公視可以各地方有特約記者，自己用V8來拍攝。”—苗栗武茂先生（賽夏族）

四、希望看到原住民電視節目的內容及型式

“我覺得目前的問題是，只有兩個原住民的節目，可是原住民的需求很多，需求是不能被滿足的。與其這樣，不如多開其他可以滿足需求的節目，而不是把全

部都放在「原住民新聞雜誌」下面的單元。因為「原住民新聞雜誌」處理的東西太多，所以讓我覺得節目有點亂。”（高雄排灣族寶小姐）

的確雖然有了兩個原住民的電視節目，原住民觀眾卻覺得時間仍太少了。他們強烈地呼籲增長節目的時間，製作更多的原住民節目，甚至能有原住民的專屬電視頻道或電視台。

”我是希望能再增加一個原住民的電視台，專門播放我們的節目，我相信這樣在我們原住民部落一定可以一炮而紅的。”—苗栗豆先生（賽夏族）

”問題不解決，報再多新聞也只是點綴而已其實最好的就是成立原住民電視台，這樣我們就能被重視了。”—烏來陳先生（泰雅族）

原住民觀眾還希望從電視上看到多元的節目：

（一）帶狀式新聞

“時間最好能拉長，然後一三五或二四六都有，深度報導可另闢節目。”—烏來簡先生（泰雅族）

“可不可以在時段上變成常態性的節目，每週一到週五也有時段，時段上固定，不要只到週末才有節目，這樣太久了。”—桃園楊先生（泰雅族）

“可週一到週五每天有半小時來報導我們原住民各部落的事情，而週六週日就可作一些深度的報導。”—牡丹邵先生（排灣族）

“希望可以專門播報原住民的新聞，因為目前有關原住民新聞的節目實在太少了，如果公視真的想提供原住民傳播的機會，希望每天都能播報原住民的新聞，半小時也好。像這兩個節目一週共有 2 小時的時間，我覺得可以拆開成每天都有，我認為這樣效果會比較好，每天才都看得到。”—台北司小姐（布農族）

（二）戲劇節目

“其實原住民真的有很多東西，可以透過戲劇來呈現，像一些習俗上的小動作，如喝水時用手指在杯中點撥一下，就蘊含了祭拜祖先的意味，但我們教科書中都沒有寫，只靠口傳到最後都遺落了，可以把這些東西收集起來在節目中以戲

劇或說古方式呈現，可以讓我們原住民的小孩更有信心。”—桃園楊先生（泰雅族）

“如果有原住民的戲劇那一定很受歡迎。”—桃園阿立小姐（泰雅族）

“像連續劇的方式，可以是歷史性的，或現代感情性的，其實都可以。”—苗栗武茂先生（賽夏族）

“可以拍個連續劇，比如說霧社事件等的歷史事件或是部落的愛情故事。”—花蓮何先生（賽德客族）

“可以用戲劇的方式。比方說生活教育、孝順這類的節目，這樣可以使小孩子不會有一些偏激的想法，報導一些生活類的影片，可以用母語方式演出來。不過那就是可能會造成演員會不會說母語的問題。”—台東孫小姐（卑南族）

（三）文化節目

“我覺得可以針對單一的主題作個節目，譬如像文化祭典、獵人文化、歌謠等等，可以針對整個文化歸納出一些主題，經過深入的介紹，可以增進九大族之間的比較與分享，不但讓我們瞭解自己，也可以增進其他族群甚至非原住民對我們更深的認識。一季可以有一兩個這樣的節目，傳達一些精神層面上的意涵，讓大家更瞭解原住民文化，不要使大家誤會原住民，譬如有人問我有沒有身份證、有沒有還在砍人頭，我覺得可以透過這些傳統的習俗進行介紹，化解大家對原住民的誤會，使大家瞭解我們真正的文化、生活、飲食等等。原住民並不是遠離文明的。”—三地門杜玉如（魯凱族）

“回到文化議題。固然它是越傳統越有價值，但我們現代也有現代的文化，所以固然應鼓勵重視我們的傳統文化，但也不要忘了我們這年代新的文化，把一些現代的文化也報導出來，不要說現在商業化的就不是我們的文化。”—牡丹古先生（排灣族）

“我期望能夠有「每日一句」的方式，用不同族群的語言來進行母語教學。”—台東馬先生（卑南族）

“傳統草藥的知識也可以多介紹。”—新竹羅先生（泰雅族）

（四）人物介紹

“我希望記者可以深入尋找成功人物，譬如政治人物、教育家或是企業家，播出這樣的節目來作為原住民兒童的標竿與努力的方針。也蠻有教育性的意義。”——台東麥明吉（卑南族）

“我覺得可以報導國外的一些人物，做為鼓勵性質，像是猶太民族、客家民族，就是因為堅持自己的文化，所以他們可以得到成功。類似這樣的報導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台東馬來盛（卑南族）

“我覺得可以做一些描述傳奇人物的節目，這樣可以做為下一代的榜樣。還有就是戲劇性的節目譬如可以演出我們原住民傳奇人物的故事，就像漢人的廖添丁，我們原住民也有自己的傳奇人物，可以讓下一代看，也可以啟發他們的學習。也可以培養戲劇人才。”——台東林先生（卑南族）

“我想應該要挖掘原住民的問題，先要從自我認同開始，很多小孩子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尤其對自己族群的認同很欠缺。”——三地門邱先生（魯凱族）

“我覺得可以開闢一些關於草間小民、草根運動、音樂創作、河川保育長期投入人士的介紹，在平實的生活中挖掘出動人的力量，增加對話的空間。”——三地門許先生（魯凱族）

（五）音樂、綜藝節目

“增加原住民的創作力，因為我們很有天份，但沒有場地來發表我們的作品。可以有像原住民歌唱比賽這樣的節目，提供一個我們發表的管道，這樣也會比較有屬於我們原住民的創作靈感。”——苗栗豆先生（賽夏族）

“還有很多，如音樂方面的節目，可作各族的音樂節目，讓我們知道自己的歌曲，才不會拿錯到別人的歌曲。就像自己創作自己的衣服一樣，把自己表現出來。”——苗栗武茂先生（賽夏族）

“我覺得像春節那樣的特別節目是不錯的，大約一季可以做一集這樣的節目。也就是大家坐下來喝酒、講笑話，一種生活上輕鬆面的分享，原住民有很多這樣的甘草型人物來參與這樣的節目。”——三地門包先生（魯凱族）

“我想可不可以用綜藝節目比較輕鬆的型式來呈現，因為我們原住民比較活潑，可以凸顯我們的特色。”—烏來周小姐（泰雅族）

“希望可以看到原住民祖傳的歌唱大賽。”—新竹曾修婷小姐（泰雅族）

“烹飪節目也可以呀，因為兩個新聞性的節目太硬了，讓漢人接受我們有才華，好的一面，不是只知道我們只會喝酒。”—新竹曾修靜小姐（泰雅族）

其他還有建議製作紀錄片、原住民體育節目、兒童節目、卡通、益智節目、法律知識、資訊服務等各種節目。

六、對於原住民電視節目的功能及期望

“能夠有一個專屬原住民發聲的管道已經很不錯了，所以更要好好珍惜這樣的頻道，不要讓他被政府卡掉了，開闢這樣為我們原住民發聲的管道，更要好好的宣傳、好好的珍惜。”—高雄童先生（排灣族）

上述言語可以顯示原住民觀眾樂於收看到任何原住民的電視節目，也希望能夠普及於所有的原住民社區。

至於原住民電視節目所發揮的功能，受訪觀眾們提出以下之期盼：

（一）作為與政府間溝通的橋樑

“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在討論議題後續的部分，我們比較希望後續的部分來彌補政策的不足，包括解決方式和政府的回應。”—花蓮蔣小姐（阿美族）

“我希望節目所報導的一些議題、問題等，應該要反應到政府單位...由其來帶動並影響政府的政策。”—烏來簡先生（泰雅族）

“除了要報導問題外，還要持續追綜報導，可透過什麼方式解決問題，各部落在之後的情況為何，公視應該作這種後續性的報導。”—牡丹杜小姐（排灣族）
還可以找到相關單位的主管來答覆，讓我們知道後續的結果為何。”—牡丹邵先生（排灣族）

“我希望公視能和政府合作，把這些探討的問題提供給政府作為施政的方針。”—牡丹周先生（排灣族）

“希望能幫我們向政府建言，有些地方能放寬一些，我們在生活上面臨很多問

題，是不是能透過媒體多幫我們說些好話。”—牡丹古先生（排灣族）

（二）提供資訊與服務

“可以探討原住民的居住問題，工作問題，職業輔導等，就是可以提供一些服務性的節目，不只提供資訊，也可以提供一些實際上的服務。”—烏來張先生（泰雅族）

“專門講我們原住民法律土地的問題，這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尤其教育部分，土地部分，生活的資訊，或者工作就業的機會，這對我們最重要，有時後我們去政府辦手續，不瞭解，抓不到要領，訂個特殊辦法給我們，弄得我們頭昏腦脹，希望新聞雜誌能多報導。”—新竹曾金夫先生（泰雅族）

“很多人不瞭解自己的權益在哪裡。還有譬如在教育小孩子上哪些管道可以申請資助，這些都是我們欠缺的資訊。因為原住民不會很主動地去得到這樣的資訊。”—台東麥小姐（卑南族）

“我希望「原住民新聞雜誌」多報導一些關於原住民利益還有我們的福利在哪裡，以及到底原住民的政策是如何，還有那部分常識是我們應該瞭解，才不會受到這個社會的誤導；我覺得應該報導生活上的資訊、權益以及一些基本法律的常識。”—台東孫小姐（卑南族）

“我們卻沒有資訊，我們受的教育不高。我知道有很多訊息都發到鄉鎮公所，但是第一個大家都在工作，不在村落裡；第二是鄉公所沒有做好推廣；都市原住民比山上的原住民還多，我們可以透過的就是媒體的力量，最快也最直接得到資訊。”—三地門杜玉如（魯凱族）

（三）傳遞文化與族群認同

“我覺得公視每天都有像客家文化，閩南文化之類的節目，既然大家都生活在台灣上，我希望我們原住民文化也能比照辦理。但不要把原住民的文化給刻板化，只限定在唱歌，跳舞，吃，豐年祭等，而可以拓展各種議題，例如法律議題等，或是原住民的藝術天性等，或部落文化等，多多作些深入的報導，使我們後代能多了解自己的文化。”—台北鄭先生（排灣族）

“我想應該要挖掘原住民的問題，先要從自我認同開始，很多小孩子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尤其對自己族群的認同很欠缺。”—三地門邱先生（魯凱族）

前文中提及有關參與者對於文化節目的期盼，均與原住民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息息相關，在此不再重複。

第五節 結論

從焦點團體訪問的資料雖然無法得之公共電視兩個原住民電視節目在原住民社區的收視率為何，但是從側面了解其實兩個節目在原住民社區的普及率並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公共電視是以線電視的方式播放，而原住民社區有線電視的裝設率尚未普遍（依據劉幼琍 85 年的調查，有線裝設率為 52%）。尤其是屬於後山（較偏遠）的部落裝設率更低。因此公共電視要服務原住民觀眾，首要之務是解決「可得性」（availability）的問題。未來是否透過一些行政單位之協助，提供裝設有線電視之補助措施值得研究。或者運用社區傳播的途徑，在原住民群居社區的聚會處（譬如教會），以錄影帶的方式播放，以達到普及傳播的目的。

此外，公共電視需要對其原住民節目多做宣傳。訪談過程發現許多即使裝設有線電視的社區對於公共電視的印象模糊，也尚未建立對於公共電視的收視習慣。這顯示公共電視本身的知名度還有待開發。受訪原住民提出與其他媒體合作，或搭配平面刊物的發行等途徑均可研究其可行性，以充分發揮公共電視對於原住民之服務。

研究發現原住民觀眾對於兩個原住民新聞節目給予滿高的評價，卻也表示了對節目殷切的期望。由於原住民長期處於經濟弱勢，普遍自心理存在相當程度的相對剝奪感。在經歷過幾次原住民社會運動後（譬如土地運動、反核廢料抗爭等），雖已迫使主流社會開始重視原住民的權益，然而原住民依然處於社會和經濟上的弱勢。同時原住民的文化遺產和知識體系，又因長期融合的政策，正加速崩解，瀕臨消逝。相對剝奪的感受以及保存文化的急迫性顯現在他們對於節目的期望。魯凱族包先生的話最能代表此種期望：

“我代表其他朋友表達我們對「原住民新聞雜誌」、「部落面對面」節目的期望，

我們希望這兩個節目是原住民對外發聲的窗口，原住民美麗、感人的事物與值得敬佩的人物，這兩個節目是我們對大主流社會表達我們想法看法的管道。我期望這兩個節目成為我們原住民發聲、讓大家更瞭解原住民的管道。”

許多訪談的內容均強調要深入各部落族群去發掘問題，並深度報導以讓外界了解原住民的情況。甚至希望節目成為與政府溝通的管道，直接透過節目與政府相關單位對話，或回應原住民社區的需求。

原住民電視新聞節目在參訪者的心目中，扮演著同化（assimilation）及多元（pluralism）的角色。他們希望節目可以提供資訊與服務，協助原住民申請福利、求學就業等。這些均與適應主流社會有關。同時他們又希望藉由節目加強文化的內容與母語，以維護原住民文化和族群的認同。

有關於節目語言的使用在訪談中被廣泛地談論。多數的參訪者贊成是以國語為主，原住民語為輔的方式呈現。母語的使用是少數族群媒介抵抗同化力量的最大特色，卻因原住民各族的語言不相通無法實踐。不過由各族語言輪替，或開闢母語教學節目的呼聲也不小。電視媒體仍然被視為維繫母文化的重要工具。

參訪者也希望不要有太多負面、悲情的報導，而希望多報導傑出人士的成功故事。這隱含了少數族群媒介分配控制（distribution control）的角色，強調族群光明面，以維持族群共識與強化認同。

在眾多的建議中有一項頗具社區參與的特色。他們希望從單純訊息接收者的角色變成更積極參與的角色。譬如在各地設立特約記者以協助採訪，或將議題開放讓大家參與提出。這些建議其實也提供了管道，可以避免少數族群媒介因為缺乏題材而產生的自我隔離反效果。

要滿足原住民社區的需求，僅靠公共電視的兩個節目是嚴重不足的。除了新聞性的節目，參訪者還希望能收視到戲劇節目、藝文節目、綜藝節目、兒童節目、體育節目、益智節目、紀錄片等。最理想的情況還是能夠有原住民電視台以及專屬頻道，不過這卻非短時間內可以達成的目標。目前公共電視的兩個新聞性節目可以作為先趨，從中吸取經驗供未來專業製作的參考。從原住民觀眾的觀點也透

露出兩個節目都還有需要改進的地方，譬如報導不夠深入、太主觀、不具原住民特色等，值得製作單位參考與思考。

表三 原住民觀眾希望多探討之議題分布情況

議題	原住民新聞雜誌			部落面對面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生活資訊	24	5.4	9	25	5.7	8
土地問題	50	11.3	3	48	11.0	3
住宅問題	15	3.4	11	15	3.4	10
原住民政策	59	13.3	1	54	12.4	1
社會福利	42	9.5	4	45	10.3	4
醫療衛生	29	6.5	8	25	5.7	8
經濟發展	32	7.2	5	33	7.6	6
民俗祭典活動	13	2.9	13	10	2.3	12
教育	52	11.7	2	52	12.0	2
族群認同	20	4.5	10	18	4.1	9
生態保育	14	3.2	12	12	2.8	11
勞工權益與法令	31	7.0	6	34	7.8	5
宗教	3	0.7	17	6	1.4	13
都市原住民	7	1.6	16	12	2.8	11
原住民人物	9	2.0	15	5	1.1	14
兒童青少年問題	30	6.8	7	29	6.7	7
原住民運動	12	2.7	14	12	2.8	11
平埔族文化	2	0.5	18	0	0	0
總和	444	100.0		435	100.0	

*因為是複選題，最多選五項，故總數超過樣本人數

第四章 南島時報之經營分析

第一節 創刊理念與宗旨

一、創報的緣起：爭取民族發言權，奪回歷史解釋權

(一) 創造民族生存發展的契機，在於能否掌握資料庫人力庫！

1. 當今原住民社會面臨最迫切的危機困境在於資訊的封閉落後與經濟的匱乏貧窮，也就是缺乏公平的教育機會與自主的經濟條件。因而如何營造一套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及提共充份多元的資訊管道，已是當前民族重建、文化再生首要解決的課題。
2. 要改造這個結構性的困境其關鍵點在於能否掌握資料庫(資訊)，人力庫(群眾)若能擁有這兩項先決條件，即可掌握權利財富，也就能在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找到生存發展的契機以創造更豐富穩固的物質基礎。

(二) 從南島民族的時空座標宏觀視界，重新思考民族定位與發展戰略！

1. 原住民族群內部生態互動關係，也陷入政經利益、文化認同多層面的矛盾衝突，從最基層的部落、鄉鎮、族群之間，到山原與平原、高山族與平埔族之間，甚至與全世界南島語系同胞的長期疏離，可以說整個民族已呈現出分崩離析的現象。而且，又在沒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統一的語言文字、共同的文化圖騰及多數人可接受的民族統稱下，要尋求民族團結合作的基礎與發展，也是原住民未來不斷要面對與解決的課題。
2. 因而經過長期的思考認為，若能以南島語系共同的歷史經驗，作為民族團結合作可能的切入點，也就是從溯源民族曾共有的歷史脈絡、文化母體、語言系統出發，作為凝聚情感、強化認同的基礎，

如此不但可逐漸化解族群內部的矛盾、衝突，形成民族的命運共同體，進而亦可壯大整合民族政經實力，為破落的山河、悲情的命運，創造新的活路。

(三)所以創報的目的，不只要肩負起爭取民族發言權與解釋權的重責大任，應更積極介入啓蒙群眾、組織人民的改造工程，來爭取民族生存發展權利、機會，為即將跨入 21 世紀的黃昏民族，建造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精神保壘、發言基地。

二、 創報宗旨

(1)尋回台灣歷史真貌

(2)還原福爾摩莎淨土

(3)振興本土多元文化

(4)營造獨立自主經濟

(5)重建南島民族尊嚴

(一)從時間脈絡分析說明---歷史的觀點：

以原住民在台灣至少有六千年以上歷史縱深，來對照國民黨引以自豪的台灣五十年經驗，以及民進黨一向標榜的四百年開拓史，或者新黨深信不疑的中國五千年文化，可以凸顯其對本土歷史詮釋的虛構性與局限性！南島時報的首要責任就是尋回對這塊土地的歷史真貌！

(二)從空間結構分析說明---地理的觀點：

台灣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嶼，島內五分三土地屬於山的國度，其中三千公尺以上的而已有名的高山多達一百三十三座，河川數量也多得驚人共計有一百五十條，又因其地理環境屬海洋性亞熱帶氣候區，其中所蘊涵的動植物相當豐富，可以說應有盡有，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因而原住民幾千年來一直與自然生態維持著和平共存、共生共榮的和諧關係，其對待自然所發展出來的生態哲學對現代科技文明且有啓發指導的作用。因而，還原福爾摩莎自然淨土也是本報責無旁貸的使命。

（三）從人與時空的互動分析說明---人文的觀點：

在特殊人文自然生態下產生了台灣本土原生的多種文化類型，包括高山族、平埔族等共有二十幾種，概要的說就是山海文化，不但可以帶給貪婪功利的平地工商社會提供一個更寬廣的想像空間及身心靈洗滌的功能，亦可解構單一僵化的「山地平地化」的思考邏輯，以建造一個更開放多元的人性化社會！

（四）從物質基礎分析說明---社會經濟的觀點：

黑格爾曾說：「經濟不獨立，人格無法獨立」也就是說：文化思想上層建築，必須仰賴下層經濟基礎來支撐，才有生存發展的空間，因而，無可避免的物質會宰制人的思維方式，現今原住民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在經濟條件匱乏貧迫，導致文化斷層、種族滅絕的危機。因此，南島時報同仁深切體認到經濟體系的建構，是本報必須面對克服的課題，因而本報願率先創立「典範」，企圖以現代化企業經營方式辦報，擺脫過去文人仰賴捐助募款或依靠財團、政治人物投資的模式，創造一個更獨立自主的發展空間，以維護客觀中立，監督輿論的角色責任！

（五）從原住民悲情的命運與特殊文化歷史地位分析說明---社會正義的觀點：

臺灣社會階層中原住民可以說是弱勢中的弱勢，邊陲中的邊陲，它所面臨的問題，比一般的社會問題來得嚴重錯綜複雜，亦可說是台灣所有問題的心臟核心！因而要徹底解決台灣產生的問題和亂象，不得不先正視觀照原住民被剝削壓迫的事實。也就必須先回到問題的原點，也就是說原住民的正義，應是社會正義反省的起點與實踐的終點。所以沒有原住民參與和建構的台灣，必然是一個缺乏公平正義的社會，沒有原住民歷史文化融入的台灣，必定是空洞僵化的社會，因而只有原住民人格尊嚴獲得真正的解放，台灣才有可能從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邁向進步文明的國度。

第二節 林明德社長訪問紀錄

(訪) 我看了您上次給我的一些書面資料，上面提到您是…您是出生在屏東？

(林) 對！

(訪) 是在屏東的哪裡呢？

(林) 嗯…我的故鄉是…算是最南端的地方，以前是屬於屏東縣的牡丹鄉，一個叫高市村的村落。後來在民國 60 幾年被劃歸為平地原住民鄉的滿州鄉。

(訪) 這樣子啊！

(林) 是啊！所以這很奇怪，我是山地原住民的身份，但卻住在平地原住民鄉。

所以那個地方在行政區域上來講，有點像三不管地帶。而那邊的族群分佈也是最複雜的，至少有四個族群。有阿美族，就是我們說的恆春阿美、排灣族、卑南族、平埔族的馬卡道族。還有客家人和閩南人。我本身就有阿美族的血統，至少一半是阿美族。所以那個地方可以算是台灣族群的小縮影。清代要開發台灣後山，就是東部時，那裡也是必經之地。

(訪) 那您就是在那邊成長的？

(林) 我在那裡從出生一直到小學五年級，大概是 11 歲。五年級下學期我就轉到高雄的學校就讀。我原來在我父親當校長的高市國小唸書，後來就離開家鄉。那是因為我身體不太好，還有就是父母親希望我能接受比較好的教育，所以就讓我借住在親戚家裡。

(訪) 所以您的父母親都很重視孩子的教育？

(林) 對，因為我父親本身是從事教育工作，那我母親也是師範學校畢業的，雖然她沒有擔任教職，但她對我們兄弟姐妹們的教育也很重視。

(訪) 那您在親戚家住了多久？

(林) 一直到國中畢業，考上屏東師專，我才回到屏東，那時是住校，住了五年。

師專畢業後，我當兵，是到國防部的示範樂隊，在台北。那時原本想從事音樂工作，甚至出國去唸書。但因為我們原住民師範保送生必須回鄉服務…其實那時候我也有考上台灣省交響樂團，也可以到那邊去服務，但我

想回家鄉的意願一直浮現。因為我一個舅舅本身是鄉公所的文化課長，他對音樂非常有興趣，而且在那一輩裡面他算是非常傑出的知識份子，但是他在鄉裡一直不得志，跟一般的鄉裡的人有疏離感。所以他很希望我回去完成他未完成的理想，加上我也長久離開家鄉，所以那時我就選擇了回鄉服務，但也因此阻斷了我繼續深造的機會。

（訪）所以您在師專是念音樂方面的科系？

（林）在師專我們是每一個學科都要學，但在四、五年級時我開始走專業的音樂的路。那我是抱持著一份想回饋、想實踐理想的心情回鄉服務，所以回去後也做了很多事，但也撞得頭破血流，得罪了蠻多人。（笑）年輕氣盛嘛！但畢竟在一個現實的社會環境底下，你要挑戰既有的價值、結構，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原住民這個已經僵固的、沒有生機的社會裡。當然我也難免有很強的一種失落感。所以那時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原住民要從事一些自我的實現、文化的創造上等等，對原住民來講，是太奢侈的一件事。我開始關心一些比較大的面向，就是從原住民的處境來思考。那也因為我遭遇的一些結構性的阻礙，使我有了想離開的想法。於是我考進高雄市，那時以我的年紀和積分，要進高雄市其實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算是蠻幸運的。到了高雄以後，我接觸到一些…那時我其實在音樂界算小有名氣，因為我也擔任指揮，也教鋼琴，算是蠻風光的，那時候。當然憑著自己的一些才能啦！也賺了不少錢。慢慢的我也接觸到一些原住民同胞，尤其以學生為主。那時大概是民國 72 年，整個原住民的意識開始覺醒，我接觸的這些學生，包括早期原運的啓蒙，就是台大學生辦的那份刊物「高山青」的那幾個學生，都跟我有接觸。包括到他們當兵，因為在南部，也都還跟我有蠻密切的聯絡。那時因為我已經出社會了嘛！比較有資源，所以我蠻積極的參與他們的活動，但我想也是因為太過熱情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應該說濫情（笑），生活非常的不正常，經常沒有睡覺啦！喝酒啦！所以我 29 歲那年，生了一場大病，幾乎要失去性命。後來我花

了大概半年多快一年的時間來療養。嗯…那時我也辦了原報，大概是民國71、72 年的時候…

（訪）所以原報是在高雄的時候辦的？

（林）對！所以我也接觸了很多當時黨外的人士，像是楊清簇那些，剛剛從綠島關出來的，都跟我很熟。所以當時原住民要認識這些黨外人士，都要透過我的引介。那時，我也辦了原住民的讀書會，把南部的知識份子集結在一起，至少每個月辦一次這樣子的活動，跟一些文人和政治人物做接觸。這時候開始，對原住民的一些思考就更深入。那時候一直覺得原住民的問題對我來講，這些東西是屬於比較政治面的，一種結構性體制性的東西，沒有辦法獲得鬆動和調整。我覺得原住民的發展空間有限。所以，我那時候第一個策略就是先組讀書會，然後慢慢發現到只有聚會討論，對這個社會和原住民的命運根本毫無著力點和切入點。那時候我就開始構思想辦媒體，後來就辦了原報。

（訪）那原報當時的成員有哪些？

（林）那時候我的基本理念訴求，就是原住民要擴大他的參與面和影響力，所以我希望把一些思考性的東西，傳達給自己的同胞。希望能把這樣的聲音普遍化，以前原運他們辦的刊物叫「原住民」，根本打不進部落，因為原住民長期已經被黨化了。這些既有的保守利益一定會反彈圍堵，所以他們的刊物幾乎進不去，人也進不去。那我是採取比較迂迴的策略，因為我又是一個老師的身分，我能夠站出來來做一個號召和批判，要比他們這些原運分子更具有代表性跟正當性，他們可能會比較接受。所以我那時候所採取的，就是純粹由一個媒體的角度去批判和監督。那時候我們的成員就是我、瓦歷斯·諾幹、台邦，還有一個鄔瑪絲，另外還有一個漢人叫崔國強，我們幾個人組成的。那時就是一種理念的結合，真的是非常投入，幾乎都是犧牲睡眠，只想好好的做。但是，不管外部的資源，還有內部的一些阻力，再加上我們幾個成員可能對一些策略有些歧異，像瓦歷斯·諾幹他比較喜歡從文化運動的

層面去切入，而台邦就喜歡用革命的方式，那我是比較中立的。但是很遺憾在那過程中，因為台邦去當兵了，瓦歷斯·諾幹跑回去辦獵人文化。所以，我當時就想，可能原報沒有辦法發展成爲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媒體，覺得蠻失望的，所以我也離開了。當時我心境上有很大的一個轉變，因為我也結婚了，同時也接觸了佛教，整個心態上變得比較隨緣。當時原報還有繼續在辦，結合了另外一些人。比方卓文華，還有部落聯盟的利卿·尤瑪。他們也沒有把我排除在外，我也覺得無妨。事實上我是已經離開了。當時我原本已經決定要搬回屏東，準備要在家鄉蓋房子了，但是我太太不願意跟我回去。後來我想想，這麼年輕就要回去有點不甘心，於是八十四年三月我就開始籌備南島時報，八十四年六月出刊。根據我長期參與原住民事物的經驗，原住民的問題要解決，體制外的原運起不了作用；體制內的政治人物也沒辦法產生什麼效應。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走呢？只有媒體掌握輿論、掌握發言權、掌握解釋權。經過我的推理，這是必然要做的事情，當我決定這個事情是該做的時候，我就開始籌組，也沒有考慮到是多麼的困難。只覺得對於原住民的問題，這是一個切入點，透過媒體組織化結合資源，可以扮演監督行政體系的角色。對內則是可以做一個組織性的傳播，所以我覺得辦媒體，可以成爲一個民族命運改造的基地。剛剛開始的時候的確號召了不少人，在各大媒體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兼職比較多，專職則是後來才形成。漢人跟原住民大概各占一半，當時，爲了名稱的問題，也經過很大的討論，我決定用南島時報，裡面很多成員反對。覺得當時大家都用原住民，我們爲什麼不用？但我是覺得原住民不是整個民族的名稱，只是一個相對於非原住民的通稱。我用南島這個名稱，是希望讓原住民能有一個更寬廣的視野。從一個原住民的情結能夠釋放，我覺得這樣原住民才能夠提昇到另一個階層。你看到現在，南島這個名詞，不是已經成爲一門顯學、一個潮流了嗎？

（訪）再來談一談創刊之後經營的過程？

（林）剛開始，因為我還在學校教書，不是專職，總社在高雄。第二年，我們把

總社遷到台北，我也向學校請假了一年，在這一年當中，我們的訂戶都已經達到 4、5 千戶，全省有七、八個營業處，還有更多辦事處。但是一開始膨脹得太快了，就亂了。很多地方的營業處都胡搞亂搞，跟訂戶收了錢，卻跟我們謊報戶數，或甚至變相收費....。

（訪）那營業處和辦事處是怎麼成立的呢？

（林）我們有一定的標準，基本上就是一個縣市一個營業處；一個鄉一個辦事處。

但你要達到一定的業績，才能成立縣的營業處。我們也有比例分帳的標準，包括廣告的收入。當時各個營業處加入的動機都不太一樣，有的人是真的想協助南島時報成立，有的人是想分一杯羹，或者名或者利。

（訪）那當時辦報的財源是從哪裏來？

（林）當時可以說是在一個完全沒有預算的情況下來辦這個報紙，我幾乎可以說是一邊辦，一邊在籌措經費。主要就是貸款，還有一些朋友的資助，還有我自己也把房子賣了。所以在經營上，常有一些策略上的改變，爲了因應這樣的困境。原先我所構思的一些想法，也受到很大的影響，產生了很多原先沒有預料到的變數。第三年的時候，我又回到學校教書，導致報社內的成員，總編輯、發行人和會計之間，沒有辦法協調。因爲沒有人統籌，所以每週我來台北開會時，總是有人缺席。但因爲發行人是由我妹妹擔任，所以我想應該沒有問題。結果沒有想到，因爲她離開得很倉促，在她離開之前並沒有將整個報社的會計帳，還有活動善後。造成整個報社運作停頓。資源進不來，一些帳目就沒有辦法處理，造成後來負債的現象。所以當時，停刊了半年，又將總部搬回南部。在這過程當中，我後來回想，一直覺得其實我們可以做得更好，雖然很多人認爲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我們已經做得很好了。但我認爲還有很多需要檢討的地方，如果可以重來一次，有很多問題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如果再來一次，是否還能有當時那麼好的一個契機，也未必見得。

（訪）那你什麼時候辭去老師的工作？

(林)就是在我妹妹要離職的那年暑假，我就辭掉老師的工作。所以大概是兩年前，民國八十七年左右。

(訪)那您的家人對於你這樣的決定，抱持的態度如何？

(林)家人剛開始當然絕對是反對的，但他們因為對我的了解，在理念上他們還是支持我。因為他們也不忍心看到我因為這樣而痛苦，而且他們不支持，他們自己也痛苦。所以當我決定要辭掉工作時，我覺得好像整個人都解放了，終於可以放手一搏。我的家人看到我這麼快樂，他們也覺得可以放心了。不過，當他們看到我後來遭遇到這麼多困難，還是很為我擔心。像我爸爸他是去年過世的，他在過世前兩天還去找我妹妹，特別交待她無論如何要幫助我，因為除了這個妹妹之外，我和其他兄弟姐妹都很少在來往。可能是因為我都在外面的關係，所以跟我的互動都比較少。

(訪)可不可以談談你的父母對你的影響？

(林)我覺得我的父母在原住民當中，思想算是相當開放前進的。像我父親當初是屏東所有國小校長當中，唯一站出來聲援蘇貞昌選縣長的人。我們家鄉還成立他的後援會，這在原住民部落裏是相當不容易的事。而我的母親她是陳水扁的擁護者，甚至到現在她成為台獨主義的分子。這都是相當前進的思想，所以，雖然從小我受到他們的照顧並不多，但我想我現在的性格，受到他們很大的影響。

(訪)除了你之外，你們家中其他的小孩，也都離開家鄉到都市受教育嗎？

(林)除了我大哥之外，我們家其他的小孩都是到都市念書。不過我的幾個妹妹比較幸運，因為她們念的是私立的女校。所以受到的種族間的歧視沒有很嚴重，像我在學校裏就遭受很強烈的歧視。

(訪)為什麼在私立學校當中就不會有歧視的情形出現？

(林)因為既然你家中可以提供你來念私立學校，表示你的家境有一定的水準，所以他們就不會有輕視你的眼光出現。再加上如果你的功課也不錯，幾乎就不會有這樣的情況。但是在一般的學校裏就不一樣，像我到高雄市的國

中就讀。在前鎮那邊，當地的生活水準並沒有很高，有的人根本沒有看過原住民，再加上語言不通，我不會講閩南語，所以受到的歧視很強烈。我覺得我今天會辦報，有很大的原因是來自於這裏。因為從小看到了太多不平等的事情，比方有些原住民的老人家，帶著山產到都市來變賣，一些小孩子居然拿鞭子追那些老人家。所以我在成長過程當中，有一段時間對於自己原住民的身分感到相當的自卑。連我父母親來找我，我都不敢認他們，也不敢跟他們走在一起。所以我的成長過程有著許多壓抑，導致我後來國三到師專前幾年的脾氣非常的暴戾，都喜歡用武力來解決事情。直到師專四年級我開始接觸音樂，才學習用另外的方式來宣洩自己的情緒，加上我擔任管絃樂團以及合唱團的指揮，又是棒球隊的隊員，在學校裏慢慢有了地位，先前的情況才有了改善。

（訪）談談從南島時報創辦到去年九月的一個暫時停刊，這段時間裏面，你的感覺和收穫是什麼？

（林）對我個人來講，我對原住民事務的很多看法，都是經過自己不斷的自我反省和思索。可能辦報讓我有一個捷徑，能更快掌握到原住民的問題。同時因為辦了南島時報，我接觸到更多不同階層的人。現在我和別人在談原住民的問題時，我可以相當地有自信。在組織能力上也有了一個相當的進步。這些都是在這過程當中，不知不覺累積下來的。另外，因為辦報而接觸到一些讀者，多少可以讓自己有一些刺激。如果這段時間沒有南島時報的存在，相信很多人這一輩子都不會接觸到類似的訊息。一些跨族群的思考或是對民族的一個概念，至少因為南島而讓他們有了更宏觀的思考方式。我相信不管是原住民還是漢人，要以這樣的資源來辦報，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第三節 林思廷訪問紀錄

問1：先談談你在南島時所負責的工作？

答：我是在第二年的時候才進南島的，不過從一開始我就掛名發行人了。那時候

總社還在高雄，那我覺得在高雄的資源不夠多，因為幾乎我的朋友都在台北，所以我就建議把報社遷到台北來。到台北之後，我哥哥（林明德社長）就把所有的事都交給我了，可能是他覺得我比較獨立，而且在台北有很多人脈吧！所以社內的大小事我都做，而他就負責去外面跑錢的事情。那時候從編輯到出報，通通是我在負責。稿子不夠，要自己寫，還要打字、排版、審稿、跟編輯開會、跟記者們聯絡要稿、聯絡印刷廠…反正你想的到的事，大概都是我在處理吧！我想這跟我的個性也有關係吧！我是那種不喜歡麻煩別人的人，所以很多事我都自己攬下來做，久了以後，報社裡的人就不做事，或是要等我決定才做，自然我就得處理非常多的事情了。這事我離開以後，自己做些反省得到的一個結論。

我還記得剛開始我們只送給人家印，沒有請人家折，所以我要從印刷廠把報紙載回來，自己折，然後半夜三、四點再自己開車去發報。後來是有把折報的工作外包啦！不過我還是得自己去送報紙。

問2：那當初你會進南島的原因是？

答：其實一開始，是我妹妹在幫林明德做事的，所以一些制度建立的問題，你可以去問她。那時候我本來不太想管南島的事，因為我們幾乎全家都在幫林明德的忙，我二姐、我妹妹，甚至連我父母親都搬到高雄去幫林明德處理報社裡的事，尤其是我父親。你知道我爸爸是國中校長退休的，他到報社去作類似工友的工作呢！幫林明德掃地，整理辦公室…我實在覺得不忍心啊！老人家年紀那麼大了，還要在都市裡生活，我知道我父母都是喜歡自然的人，在高雄一定很不習慣。所以後來我就想，假如我進南島，可以幫點忙，讓我父母親安心，回牡丹休息，那也是好的事。所以後來我才進去南島。

問3：你們的記者都是特約記者嗎？這些人當初是如何找的？你們和他們之間關係如何？是怎麼樣的合作方式？

答：這些人的背景很多，不過大部分都是原本就有在從事原住民運動，或是關心原住民問題的人，大多是林明德以前的人脈。

（問：他們都是原住民身份嗎？）

答：對，幾乎都是原住民。我們跟他們有一套契約關係，就是有稿費，這個資料上應該都有規定。他們比較像是在地記者啦！提供我們一些地方新聞，或是他們對一些原住民問題的看法。寫了他們會自己丟過來報社，我們也會跟他們保持聯繫。

問4：當時你們對於「南島時報」這份報紙的定位是如何？我知道原本林社長是「原報」的一份子，他是不是想把南島當成是原住民運動的工具？還有你們鎖定的讀者群是只有原住民呢？還是也包括平地漢人在內？

答：嗯…我那時候是把南島當成一個資訊傳播的工具，因為我覺得原住民的社會太封閉了，資訊獲得很少，也很慢，導致跟外面的漢人沒有辦法競爭，所以我想讓南島成爲一個傳遞訊息的工具。那時候我的取材就比較生活化，關於文化、教育方面一些比較柔性的題材就多一點，不像林明德和一些編輯，都寫很多政治性的批判文章。我想他們還是比較傾向把南島當成一個喚醒原住民的工具吧！我當然也認同啦！因為我也覺得原住民本身應該做些反省，而不是一直要漢人反省對原住民多不公平什麼的。所以一些我覺得對原住民有利，有好處的文章，雖然它可能批判性蠻強的，我還是會讓他過。只是我不想得罪太多上面的人。像林明德，很多人，比如瓦歷斯·貝林、蔡中涵他們，都很討厭他呢！因為他（林明德）還有一些編輯，會在文章裡罵他們，很多時候我會覺得沒必要這樣啊！可是編輯都是長輩，那我又從小就被教導說要尊敬長輩，所以我常都很爲難，到底這些文章要不要過，讓它登。因為每次他們被罵，被討厭，我也會受到連累啊！那些人有很多也是我自己的朋友，那他們就會不理我，每次都要再跟他們解釋，很累呢！

至於讀者，我們是以原住民爲主，但是也希望可以提供漢人一些不同的想法，讓他們看到一些原住民觀點的東西，不要每次關於原住民的報導，都是漢人記者寫的。然後都寫一些無關緊要或是很漢人想法的東西。

問 5：那在你在的這段期間，你們有作與讀者的聯繫嗎？比如問卷調查等等？

答：嗯…沒有時間啊！我實在沒有心分到那方面去，那時候的生活很緊張，因為每週要出報啊！我曾經建議林明德，要他把南島改成兩週出一次，這樣內容會比較豐富，也不會那麼累。或甚至月刊也行啊！先不要野心那麼大嘛！慢慢來，等月刊累積了一定資源之後，我們可以再轉型成週報嘛！可是他不願意，說如果我們一旦退下來了，就不會進步，到時候可能月刊變季刊，再來就變年刊了。總之要說我們之間的衝突，那太多了，我們家裡 6 個兄弟姊妹，大概只有我敢跟他衝吧！唉…反正那時候我真的做得很累，他又不會體諒，每次我忙得要命，他還帶一堆朋友回報社喝酒聊天，講也沒用…唉！不講這些，講了很生氣。

第五章 南島時報社論之語藝分析

第一節 前言

本研究常識以語藝分析方法中的「幻想主題分析方法」(fantasy-theme analysis)，檢視南島時報爭取原住民權益社論中所呈現的語藝視野。幻想主題分析方法係源於對團體幻想動力過程的觀察。它試圖在符號輻合理論(symbolic convergence theory)的基礎之下，將傳統語現代語藝與傳播理論加以結合，進而發展出一個可以詮釋任何傳播活動的一般性理論。

符號輻合理論預設符號之間的互動創造了社會真實，在此同時，戲劇性的符號互動也使團體中的個體得以分享幻想，建構其團體共識，進而共創社會真實。透過幻想動力過程，團體成員分享彼此的情感，經驗對事物的了解，分享一個有英雄、歹徒，有是非對錯的戲劇世界，並由此發展出團體的共同文化，以及團體生活互動中的角色結構，行為模式與種種儀式、規範。因此，幻想主題分析方法可以用來分析既定文化中符號間的運作，符號真實與客觀真實的一同，各團體的文化特質，社會中的次文化團體，以及媒體在幻想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所串連之幻想內容。本研究即以幻想主題分析方法作為研究途徑，探討南島時報之社論所建構之爭取原住民權益之幻想與語藝視野。

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符號輻合理論與幻想主題分析

1972年波曼援引戲劇理論的概念，提出了幻想主題語藝分析方法(Bormann, 1980, 15)，並於其後發展符號輻合理論，成為一整合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並可詮釋傳播活動的一般性傳播理論。二十餘年來，此一分析方法已經被廣泛地運用在政治宣傳、競選、社會運動、組織傳播以及其他語藝活動等傳播相關領域中。本節將就此一理論方法之起源，基本預設與概念，分析單位等作一討論。

(一) 理論源起

幻想主題分析(fantasy theme analysis)是由明尼蘇達大學教授波曼(Ernest G. Bormann)於 1972 年所創，主要在研究與觀察某一團體成員所共享的世界觀是如何發生、作用並延續的一種分析方法。

波曼的幻想主題主要是根據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貝爾斯(Robert Bales)研究小團體成員心理互動過程時之發現。貝爾斯從小團體的討論過程發現，有些傳播符碼會戲劇化地在團體中不斷被覆頌，使得團體活動或會議的節奏加快，團體成員的情緒激奮，討論熱烈、大笑、甚或忘記自我意識。會議或活動的氣氛將由安靜轉為活潑生動與喧鬧。此種語言或非語言的連鎖與傳播過程，便形成了所謂的團體幻想事件(group fantasy events)，創造出一個可迫使團體成員行為或觀念修正、強化的社會現實。波曼辨識根據貝爾斯的發現，進一步將「幻想」的概念發展成為「符號輻合理論」及幻想主題分析方法，用以分析與了解團體所共享的世界觀。

(二) 基本預設

符號輻合理論直基於兩項基本預設：第一項是傳播創造現實。也就是說我們所認知世界的方式，是我們與他人互動並對這些互動賦予意義的結果。語言不只是一種符號的運用，更創造了真實。語藝或語言的力量，經由我們對於語言符號的運用進而把團體或社會中流動的意識內容加以確實，使得實體或意念的本質得以成為真實並為人所知。

符號輻合理論的另一項預設則認為，符號不僅未人們創造真實，它可視為一種意識與共識，或對某主觀意識的普遍同意。波曼提出對「輻合」的看法為，在傳播的過程中，兩個或更多以上的個人符號會傾向於趨合同一，甚至重疊。符號輻合的結果使參與團體幻想的成員經驗共同的情感，並對於戲劇中的人物產生相同的態度與情感回應，同時以相似的方式對經驗與事物加以詮釋，進而逐漸形成團體共識。

(三) 幻想的本質與重要概念

幻想主題分析法最主要的概念是團體幻象。波曼認為，在團體態度形成與改變的過程中，藉由幻想串連的過程(process of fantasy chains)，團體成員的態度與

價值不斷地被加以測試並賦予合法性，進而成為維繫團體所必要的共識。波曼亦指出，團體幻想所串連的內容包括角色、真實或虛構的情節，以及戲劇發生的場景等要件的描述。而此一戲劇中所描述或討論的時空場景並不限於此時此地 (here-now)。團體成員可以對過去已發生，現在正發生或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或行動進行幻想。此外，幻想不斷被覆頌，是整個團體符號輻合過程中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為這個符號輻合的過程關係著團體成員是否已經將戲劇化的論述內容化為團體的共識。

幻想主題分析方法的特點在於它著重於訊息本身的探索，正如波曼所強調的「意義、情感與動機皆在訊息之中」。他指出團體成員覆頌幻想的過程中，將有可能產生出新的意義；在幻想的運作下，訊息的流動將不再侍從消息來源到收受訊息這樣的單向過程，而是所有的團體參與者共同產製、形塑意義。被形塑的意義可能比原來的意義更簡單或複雜，也可能是團體成員中不曾有過或根本不存在的。換言之，團體成員在幻想串連的過程中將創造新的符號，並共享符號的內涵意義與外延意義。

團體和幻想的產生與維持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在團體態度和改變的過程中，團體藉由幻想的產生，不斷將信念、態度加以試煉，並賦予合法性以達到凝聚團體的共識。此一凝聚力量會為團體成員提供安全感，進而說服其他團體成員接受本身的態度與意見。因此，團體將維繫團體的概念以加以包裝成為有意義的幻想主題來強化團體的凝聚力、向心力。團體幻想儼然成為形塑團體共識的傳播手段。

二、幻想主題之分析單位

(一) 幻想主題

進行幻想主題分析時，有三個主要的分析單位：幻想主題 (fantasy theme)，幻想類型 (fantasy type)，以及語藝視野 (rhetorical vision)。

幻想主題可以分為三種形式：

第一是場景主題(setting theme)：主要描述行動所發生的地點，以及角色人物所處的位置與活動的地方；場景不僅是行動情境的命名，同時也必須描述該場景的特色與特徵為何。

第二是角色主題(character theme)：即戲劇中被賦予生命的角色人物。主要描述戲劇中所出現的角色特質、人格特質，並推敲其動機。例如在幻想主題中常出現的英雄與惡人、好人與壞人等相對立的角色。

第三是行動主題(action theme)：又可稱為情節主題。角色人物在戲劇中參與表現的行動即構成所謂的行動主題。情節可以呈現出戲劇的性質，如喜劇或悲劇；亦可指出戲劇故事發生的時空為何；同時也可以了解戲劇的深層結構。

除了上述三種形式外，歇爾斯 Shields, 1981)提出了幻想主題的第四種形式：合法性機制(the sanctioning agent)。他是一種語藝戲劇的承諾與傳佈合理化來源。合法性機制有時是一種較高的權力，如上帝、自由、民主等。有時是顯著的，特定得當下現象，如核武發展、戰爭衝突等。一般而言，重要的行為動機多蘊藏於幻想主題之中，並透過所謂的合法性機制的描述被呈現、傳達出。

(二) 幻想類型(fantasy type)

波曼認為當某些特定與相似幻想角色、情節與場景為一較大設群之成員不斷重複地共享時，即形成所謂得幻想類型。因此，幻想類型是由相同或相似的角色一再重複演出的既存腳本。也就是說當一幻想主題不斷重複地出現流傳時，說者只需要提供其閱聽者一般與主要故事情節的陳述，閱聽眾即可依此發展出整體故事的其他情節。因此幻想類型成為一種速記，能提供團體成員回溯整體戲劇的觸點或線索。

(三) 語藝視野與語藝社群(rhetorical vision & rhetorical community)

波曼同時提出了語藝視野的概念，試圖以較鉅觀的角度來說明公眾兌換想主題與幻想類型的流傳，共享與覆頌的現象與過程，語藝視野是幻想主題分析方法的終程單元。

當數種幻想主題在公眾之間串連，從而群集為幻想類型後，緊接著辨識語藝視野的浮現。波曼指出語藝視野是由數種幻想類型所創造的符號事實，它使公眾的成員對於公共議題有一致的觀點。因此，我們可以說語藝視野是各種為公眾所共'想之幻想主題與幻想類型的統整與歸納。它提供多數人一種對真實的可信的詮釋架構。

當語藝視野形塑了某一團體的社會真實，參予此一語藝視野的成員便共同構成了一「語藝社群」(rhetorical community)。語藝社群是建構在個人共享的幻想基礎上，但由於個的幻想可以透過正式非正式的途徑流通與傳播，語藝視野的邊界很少和一個團體或組織所正世界定的邊界相同。波曼也曾指出，並非所有的語藝視野皆能普及，語藝視野有些僅為少數人所共享，也可能只維持很短暫的時間；相反地，也有些語藝視野是全面的，強迫性地滲入個人生活的社會真實之中，這樣的全面涵蓋的符號系統，波曼稱之為「生活型態的語藝視野」(life-style rhetorical visions)，這類多屬宗教層面。同時一個人亦可同時跨越分屬於數種相異或相同的語藝視野，進而為期生活提供多種的社會真實。

(四) 幻想的生命週期

語藝視野的建構將歷經三個生命週期：首先是「意識的創造」階段；其次是「意識的提昇」；最後是「意識的維持」。值得注意的是，在幻想所經歷的三個生命週期中，媒體多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媒體通常是團體意識發展成為全國意識的重要中介因素。

三、 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原住民報《南島時報》之社論為分析對象。分析範圍是自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南島時報》創刊至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計 21 則社論。首先依幻想主題分析步驟分析在《南島時報》社論的場景主題，其次結合人物主題與行動主題，最後找出《南島時報》社論中所使用的合法性機制。在去定場景、人物與行動主題之後，依此分析《南島時報》社論中主要的幻想類型。最後建構出《南島時報》爭取原住民權益之語藝視野。

第三節 幻想主題分析

一、場景主題：南島語族與漢族的二元空間

《南島時報》社論之中，對於原漢關係的建構衷腸使用侵略者、掠奪者以及入侵等名詞，強化了殖民/被殖民的原漢關係，如：

我們最引以為傲的”台灣經濟奇蹟”神話，本質上是漢人透過”黨國資本主義”的統治體制，也就是學界所通稱的”內部殖民”型態，形成”中心邊陲”依賴關係，來剝削勞動人口、自然資源。而原住民社會不論從勞動生產，所得分配，都是這個體制最邊陲、底層的位置，而這些所謂的繁榮進步背後，卻是原住民社會淪為最高的鷹架工，最遠的漁民，最暗的礦工，最黑的雛妓....（85年1月5日）

今天原住民社會，從依個傳統自給自足部落經濟體系，被強納入到平地資本主義體系，也就是”內部殖民”型態，在中心邊陲不對等’長期運作發展下，原住民被打入社會最底層的位置，不但原住民社會與平地社會發展差距日益擴大，原住民社會也更加依賴受制於漢人為主體的黨國體制。（85年3月25日）

對於原漢關係的區分，在社論中亦多次強調漢人主體社會所建構之四大族群，其實就援助民族的眼光而言，只有兩大族群，即漢族漢南島族群而已。所謂的外省、閩南、客家、原住民族的區分只是漢人政治運作下的產物。這種區分方式只因正經實力不若其他族群，人口亦較稀少，而矮了原住民族的地位。

《南島時報》社論整體而言是以凸顯難倒民族在台灣應有之歷史地位，以及被殖民或壓迫之處境為主。所謂「弱勢中的弱勢、邊陲中的邊陲」是原住民族所處的主要場景主題。而壓迫、漠視、剝削所產生之不平等的立足點是原住民族之基本空間環境。對於探討各種原住民族政策之文章，諸如原住民保留地問題、引進外勞造成原住民失業問題、原住民政治權益問題等均以此場景為出發點，進行論述。

二、 角色與行動主題

本節將人物與行動兩種幻想主題合併分析討論，主要由於人物角色的出現，常伴隨著某些行為與活動。特別是本研究對象（社論），多以全體原住民族為主要主角對象，並與各種行動之間的關係連結密切。因此本研究將人物與行動兩主題合併探討。

漢人主體社會下的原住民：邊緣化的弱勢族群

南島時報社論中呈現的原住民現況是漢人利益下的犧牲品，沈默的弱勢族群。

政府官商勾結，犧牲原住民權益來換取少數政客、財團的利益。(84年8月10日)

台灣自稱為一萬美元的國民高所得國家。但反觀原住民大致的生活水準卻多仿似落入第三世界國家的乞討者，只能像被遺棄的孤兒在都市邊陲中找尋可以糊口的剩菜殘渣。(84年9月8日)

原住民族群在政治、經濟勢力幾乎毫無影響，而且是“受同情”，“受照顧”，“弱勢團體”種種刻板印象的民族，多數漢人聯合主體利益為訴求前提下，三種刻板印象隨即成為弱肉強食的犧牲品。(84年11月10日)

三百年還不同的國家機器轉換入侵後，原住民從一個台灣主人的地位淪為今日的社會邊緣人.... (84年9月15日)

從以上論述中可見，《南島時報》中所呈現的原住民處境是悲情的，犧牲者的角色。而造成這種制度結構上不平等的原因，則是以漢人為主體的政治體制。原住民族的基本人權在多數決的民主政治下淪喪，原住民社會在各種層面之下均淪為漢人的犧牲者，台灣社會中次等公民，文化流失、失業，缺乏各種資源。此時此刻原住民以淪為黃昏的民族，正面臨了世紀末存亡的焦慮困境，存亡絕續的關鍵時刻。

民國85年11月7日，南島時報社論標題為「原住民開始作戰」皆是了其整體論述的目標所在。強調原住民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相對於和民族或外來政權更早

即已存在的事實原住民是台灣真正的主人。而原住民族必須覺醒，主動爭取平等的地位，爭取結構上立足點的平等，重建原住民族的尊嚴。

原住民不需要政府零星式的施捨救濟，以及人道主義道德式的伸援....

只要給他們在立足點上的平等，以及更多的教育機會，他們也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84年8月10日）

就台灣的歷史而言，作為台灣這塊土地上最早的住民，原住民在台灣歷史中的主體地位是不容被漠視的。（84年9月8日）

就以上的論述均可看出，南島時報不斷喚起原住民自覺的努力，以及重建族人信心的企圖。而一個真正的原住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南島時報在論述中強調，爭取原住民的發言權、解釋權，以及生存權，並且必須進一步再創歷史，而這一切必須從原住民的自我覺醒做起，以重塑原住民悲情的命運。自我覺醒不斷出現在南島時報的社論論述中，成整體論述的主要，也是起始行動。

民族覺醒之後，南島時報論述中的終極目標在於建構一個和漢人社會平等共榮的生存空間，並且同實追求原住民的民族自決，強調多元文化的重要性。整體看來，主要的行動目標有二：一為平等立足；二為民族自決。這由以下的論述中可見。

我們堅持的式原住民社會應保持他自治的完整性，強調民族之間對於土地、文化、歷史的尊敬態度...（85年1月19日）

原住民有義務，也有責任開創自我民族自主的空間，...政府應審慎衡量原住民政策的重要性，以世界民族共和的宏觀視野從新檢視，明確釐清原住民族的定位，在政黨政治的運作下，尋求真正民主的操作方式報帳少數民族的意見，分享平等共榮亦存著共贏的未來大業。（85年1月26日）

只要給他們在立足點上的平等，以及更多的教育機會，他們也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84年9月8日）

綜合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幾點：首先，其論述中以強調原住民為台灣真正的主人，具有其主體上肢正統性為期主要合法化機制。其次，在場景主題上強調原住民族被殖民者，亦即受漢民族壓迫之處境，並且皆是原住民族面臨存亡絕續之關口的覺醒急迫性，以喚起族人自覺意識。地則是在角色與行動主題上再一次提出原住民族所面臨的危機與必平等處境，並且指出行動之可行之方向，即主動自覺，爭取原住民族人權益，民族自決及立足均等。

第四節 語藝視野的建構

一、南島時報論述之幻想類型分析

幻想類形式由相同或相似的人物，行動及情節故事所群集而成的一齣劇本群，也著類似的陳述和敘事。根據前面分析的結果，本研究歸納出兩個主要的幻想類型。

首先是原住民族的困境。在場警主泥以及角色行動主題的分析中可見，原住民呈現受難者，以及被漢人社會犧牲地位。特別是其論述中時時出現所謂原住民是「弱勢中的弱勢，邊陲中的邊陲」，此幻想類型強調的是，原住民受到了必平等的對待。

其次則是應當覺醒的原住民族。南島時報一再原住民必須覺醒，爭取平等的權益。除了上述被害者的角色外，尚有一種被期許的角色類型，即覺醒的用敢原住民戰士。

二、語藝視野的建構

語藝視野是幻想主題分析的中程單元。當數種幻想主題重複出現，從而群集成幻想類型後，緊接著便是語藝視野的浮現。根據波曼指出，語藝視野事由數種幻想類型所創造出來的符號真實，它使公眾成員對所共享之幻想主題與幻想類型的統整與歸納，它多為多數人提供一種對真實的可信的詮釋架構。

在南島時報社論的論述中，原漢關係的對立，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以及多數與少數，強勢與弱勢，宰制與壓迫等二元對立關係的呈現，強化了原住民族受

到漢人社會欺凌的事實。而這些關於受到壓迫、剝削的論述建構出原住民族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因而成為正當化以及合理化爭取原住民權益之合法化機制。

除此之外，論述之中一凸顯強調台灣僅有漢民族和原住民族兩大族群，亦為凸顯原住民族之重要性手段。再者，關於原住民南島語族之論述以及台灣先住民之相關論述亦一再出現再其社論之中，此情節安排為另一正當化爭取原住民權益之合法性機制。

由上述壓迫、以及合法化機制的安排，軍事為了帶出其社論論述之主體，即原住民族應起而覺醒，特別勢發揮少數關鍵性的力量，爭取援助民族應有之權益與平等之地位。這就是南島時報社論建構之終極目標。以達成喚起其族人自覺，促進族人權益之宗旨。而具體執行的行動則為民族自決，民族自治。

第五節 結論

語藝分析與批評的過程可以運用再發現言說者的論述策略，以及其論述策略的有效性。經過本研究整理與分析，重要發現如下：

- 一、在場景主題方面，南島時報社論終原住民族主要之情境空間呈現為受到漢人社會壓迫、犧牲之悲情處境。整體而言，論述中之情境主題是以原/漢二元對立方式區分，而此二元對比關係中是以一種殖民與被殖民，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呈現。不論設探討原住民族群之政策、文化、歷史定位各種問題，均以受到了不平等對待的邊緣處境為論述背景，而「弱勢中的弱勢，邊陲中的邊陲」更是一再重複出現的原住民處境描述。
- 二、在人物與行動主題方面，一方面承續上述逞警主題中強調的弱勢邊緣地位，在社論中的原住民角色亦以悲情，被剝削的被動形象呈現。而漢人主體社會扮演了壓迫原住民族的負面角色。另一方面，其論述中一再強調所謂南島民族在台灣的正統地位，原住民真正之地位為台灣之先住民。以族群關係來看，台灣只有漢民族和原住民族兩大族群，以此凸顯台灣原住民之重要性，並且建立其正當性。透過現實中被不平等的對待的論述以及援助民主體在台灣歷史地位之正統性的強調，建構出爭取原住民應有權益之合法

化機制。以此喚起原住民之自覺，進而推展原住民族行動]上應積極爭取立足均等之權益之論述目標。

根據上述幻想主題分析之場景主題，人物即行動與合法性機制分析，可見南島時報之社論主要呈現兩種幻想類型：一為台灣原住民的困境；二為應當覺醒的原住民族。

綜合上述幻想類型與幻想主題分析，原住民報紙南島時報之社論所建構之語藝視野為壓迫與反抗的相對關係。透過種種原住民族受到不平等對待乃至淪為今日之悲情處境的論述]描述，以及台灣原住民本應有之地位與尊重，引導出其主要語藝建構目標，即原住民族自我覺醒以及爭取應有權益之重要性，以促成民族自決、民族自治，和與漢人和平共存之終極目標。

參考書目

一、中文書目

- 王嵩音 《臺灣原住民與新聞媒介－形象與再現》，台北：時英，1998。
- 孔文吉 "原住民與傳播媒介之批判－建構原住民自決的反論述"，「全國原住民文化會議」，1994。
- 孔文吉 《讓我的同胞知道》，台北：晨星，1993。
- 孔文吉 "重視少數民族的傳播權益－應合理分配傳播資源"，《島嶼邊緣》，第五期，頁 30－32，1992。
- 夷將拔路兒 《中國時報》，1995，3月1日第十版。
- 李道明 "近一百年來台灣電影電視媒體對台灣原住民的呈現"，《山海雙月刊》，頁六六至七七，1994。
- 孫大川 "將歷史還給原住民"，《久久酒一次》，台北：張老師出版社，1989。
- 曾一佳 "原住民報導與原住民新聞"，「原住民傳播權益與新聞報導研討會」，1996。
- 張錦華 "多元文化主義與原住民傳播權益"，「原住民傳播權益與新聞報導研討會」，1996。
- 張錦華 《媒介文化、意識型態與女性》，台北：正中書店，1994。
- 黃宣範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文鶴，1993。
- 彭小妍 "族群書寫與民族／國家－論原住民文學"，《當代》，第 98 期，1994。
- 劉幼琍 "原住民廣電節目與電台所有權之研究"，《廣播與電視》，第三卷第二期，1997。
- 廖炳惠 "泰勒論現代性與多元文化"，《當代》，第 100 期，1994。
- 謝偉姝 "公視原住民新聞記者觀點之探究"，「原住民傳播權益與新聞報導研討會」，1996。

- 王嵩音（1999 年 10 月）：〈少數族群與媒介－以台灣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為例〉，「第二屆兩岸傳播媒體邁向 21 世紀研討會」。
- 孔文吉（1994）：〈原住民與傳播媒介之批判－建構原住民自決的反論述〉，「全國原住民文化會議」。
- 孔文吉（1993）：《讓我的同胞知道》，台北：晨星。
- 孔文吉（1992）：〈重視少數民族的傳播權益－應合理分配傳播資源〉，《島嶼邊緣》，第五期，頁 30-32。
- 夷將拔路兒（1995 年 3 月 1 日）：《中國時報》，第十版。
- 李道明（1994）：〈近一百年來台灣電影電視媒體對台灣原住民的呈現〉，《山海雙月刊》，頁 66-77。
- 吳姿儀（1994）：《原住民農業資訊傳播問題之探討》，台灣大學農業推廣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葳威（1997）：〈原住民傳播權益與電視新聞節目：一個回饋的觀點〉，《新聞學研究》，55：76-102。
- 黃葳威（1996）：《台灣地區民眾對電視媒介回饋型態調查研究回饋的觀點》，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
- 曾一佳（1996 年 12 月）：〈原住民報導與原住民新聞〉，「原住民傳播權益與新聞報導研討會」。
- 張錦華（1996 年 12 月）：〈多元文化主義與原住民傳播權益〉，「原住民傳播權益與新聞報導研討會」。
- 張錦華（1994）：《媒介文化、意識型態與女性》，台北：正中書店。
- 黃宣範（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文鶴。
- 彭小妍（1994）：〈族群書寫與民族／國家－論原住民文學〉，《當代》，98：。
- 陳昌國（1976）：《蘭嶼民眾傳播行為與其現代化程度之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順成（1988）：《彰化縣頂庄村居民的傳播行為研究》，輔仁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幼琍（1997）：《多頻道電視與觀眾》，台北：時英出版社。

蔣永光（1974）：《大眾傳播媒介與台灣山地鄉現代化之關係——一項在花蓮縣鳳林鄉所做的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英文書目

Campbell, Christopher.(1993). Race, Myth, and the News: An interpretive study of Contemporary Racism and Local Television Journalism,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

Detweiler, Frederick G.(1992). The Negro P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eenberg, Bradley, Michael Burgoon, Judee K. Burgoon, and Felipe Korzenny.(1983).
Mexican Americans and the Mass Media. Norwood, NJ:Ablex.

Gutierrez, Felix(Ed.).(1977). Spanish Language Media Issue, Journalism History,
4:34-68.

Hru, K. Kyoan and Jeffres, Leo W. (1985). Communication, Ethnicity and
Stratification: A Review for Research Directives, Hypotheses, and Generalizations,
in Brenda Dervin and Melvin J. Voight (Ed.),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Vol. 5). Norwood, NJ:Ablex.

Husband, C. (1994). A richer Vision: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Media in Western Democracies. London:UNESCO & John Libbey.

Jakubowicz, A., Goodall, H. and Martin, J. (1994).. Racism, Ethnicity and the Media,
Australia:allen & Unwin.

Kung, W. (1997).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Press: A Study of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 Dissertation ,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 Riggins, S.H. (ed.)(1992). .Ethnic Minority Media: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ousand Oaks, Cal:Sage.
- Subervi-Velez, Federico A. (1986).. The Mass Media and Ethnic Assimilation and Pluralism: A Review and Research Proposal with Special Focus on Hispanic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 71-96.
- Viswanath, K & Pamela Arora (2000).. Ethnic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ssay on Their Role in Integration, Assimil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 3, 39-56.
- Wheelock, R.M. (1984). Native Channels: Some American Indian Communications Strategies.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 Wilson, C. & Gutierrez, F. (1995). Race,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 Thousand Oaks, Cal:Sage.
- "American Indians and the Media: Neglect and Stereotype" [Special Issue] ,(1978) Journalism History, 6, pp.34-53.
- Campbell, Christopher.(1993) Race, Myth, and the News: An interpretive study of Contemporary Racism and Local Television Journalism,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
- Demay, J. (1993) "The Persistence and Creativity of Canadian Aboriginal Newspaper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8.
- Detweiler, Frederick G.(1992) The Negro P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ife, Marilyn D. (1987)"Promoting Racial Diversity in U.S. Broadcasting:Federal Policies Versus Social Realiti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9,pp.481-504.
- Greenberg, Bradley, Michael Burgoon, Judee K. Burgoon, and Felipe Korzeny.(1983) Mexican Americans and the Mass Media. Norwood, NJ:Ablex.

- Gutierrez, Felix(Ed.).(1977) "Spanish Language Media Issue", Journalism History, 4,pp.34-68.
- Hru, K. Kyoon and Jeffres, Leo W. (1985)"Communication, Ethnicity and Stgratification: A Review for Research Directives, Hypotheses, and Generalizations," in Brenda Dervin and Melvin J. Voight (Ed.),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Vol. 5). Norwood, NJ:Ablex.
- Husband, C. (1994). A richer Vision: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Media in Western Democracies. London:UNESCO & Johm Libbey.
- Jakubowicz, A., Goodall, H. and Martin, J. (1994). Racism, Ethnicity and the Media, Australia:allen & Unwin.
- Kung, W. (1997). Indigeous Peoples and the Press: A Study of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 Dissertation ,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 Riggins, S.H. (ed.)(1992).Ethnic Minorityyu Media: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ousand Oaks, Cal:Sage.
- March, Howard R.(1977) Kerner plus 10:Minorities and the Media. Ann Arbor, MI:Center for Study of Journalistic Performnce.
- Murphy, James and Sharon Murphy.(1981) Let My People Know.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aylor, C. (1994), Multiculturalism, Priceton, N.J.:Princeton Univ. Press.
- Young, I. M. (1990), Jus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ceton, N.J.:Princeton Univ. Press.
- Wheelock, R.M. (1984). Native Channels: Some American Indian Communications Strategies.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 Wimmer, Kurt A., (1986)"Deregulation and the Market Failure in Minority Programming: the Socioeconomic Dimensions of Broadcast Reform, Hasting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and Entertainment Law, 8,pp. 329-480.
- Wilson, C. & Gutierrez, F. (1995) Race,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 thousand Oaks, Cal:Sage.